

尚论后篇

四卷

新建喻嘉言先生著

尚論後篇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九年新印

上海錦章書局發行

尚論後篇序

士之負奇傑之志氣而醫學不得伸於時者一折而之于他途其能奇極矣更愈於專家此不惟精力過人而亦汲彼則專此昌黎謂淡泊相適及頤情不可收拾可以料庸人不可以例傑士也嘉言喻先生自儒而之禪而之醫讀其自譜小修格曠鬼猶令人不可方物然方其握三寸管攻舉子業廟廊經濟銘金石而光史冊皆意計中事僅僅以岐黃名家哉迨副車誤中兩足遭刖撤去功名富貴入於寂滅空虛精心銳氣久鬱而無所逞而一逞之於醫宜其神也夫苟可以寓其巧智自造空際而不必有濟於世者君子寓意而不留意惟醫則輸相夫鉅之道在焉先生之專精於此禪寂之間趣仍是真儒之熱腸歟先生新建人而曾寓靖邑邑中之紳士有約畧其生平梗概並稱著有寓意草醫門法律行世余既列於邑之方技據以申之上憲今邑紳之舒族長明公官京師和其已行之書贈災人口因并梓其未行之書後四卷皆曾經先生親手編次者何身後知之之有人也此固先生平生精力畢集於此有用之書自是不可磨滅然不遇舒氏長明公焉知不湮沒而不傳嗚呼士之著書立說豈有見地而或傳或不傳又或好惡毀譽紛紜莫定知己豈易言哉時

乾隆五年歲次丙辰履端月

鵬進士出身

教授文林郎和靖安縣事古黎王瑞子莊氏謹撰

尚論後篇總目

卷一

尚論春三月溫證大意

溫證下篇辨證法

溫證上篇辨證法

附辨兩感溫證

溫證中篇辨證法

卷二

合論各篇計十

會講附篇計六

真中各篇計十

問答附篇計十

小兒附篇三篇治法三例

卷三

太陽傷風諸方計十方

太陽傷寒方計三十方

太陽兩傷方計十方

卷四

太陽陽明合方計九方

陽明少陽合方計六方

三陰及各證方計三十九方除重通合三卷

見內

南昌喻昌著 昌益言甫著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尚論春三月溫證大意

仲景書詳於治傷寒略於治溫以法度俱錯出於治傷寒中耳後人未解義例故春溫一證漫無成法可師而况觸胃寒邪之病少感發溫氣之病多寒病之傷人什之二溫病之傷人什之七古今缺典其此為大昌特會內經之旨以暢發仲景不宣之奧然僭竊無似矣厥旨維何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既冬傷於寒又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時病發此一大例也舉此三例以論溫證而詳其治然後與三陽三陰之例先後同符蓋冬傷於寒邪藏肌膚即邪中三陽之謂也冬不藏精邪入陰臟即邪中三陰之謂也陽分之邪淺而易癒陰分之邪深而難愈所以病溫之人有發表三五次而外證不除者攻裡三五次而內證不除者源速流長少減復劇以為在表也又似在裡以為在裡也又似在表用溫熱則陰立亡用寒涼則熱隨絕凡傷寒之種種危候溫證皆得有之亦以正虛邪盛不能勝其任耳至於熱證尤為十中八九緣真陰為熱邪久耗無以制亢陽而燎原不熄也故病溫之人邪退而陰氣猶存一線者方可得生煎多骨瘦皮乾澤枯肉燥經年善調始復未病之體質醫者於此一證茫然不識病之所在用藥不當邪無從解留連轉轉莫必其命昌之目擊心傷者久之茲特出手眼以印正先人之法則所以永登斯人於壽域後有作者諒必不以為狂誕也

溫證上篇

謹將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定為一大例

冬傷於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而始發肌膚者陽明胃經之所主也陽明經中久鬱之熱一旦發出而外達於太陽有暑惡寒而即發熱者有太熱而全不惡寒者有表未除而裡已先實者有邪久住太陽一經者有從陽明而外達於太陽者有從太陽復傳陽明不傳他經者有自三陰傳入胃腑者有從太陽循經偏傳三陰如冬月傷寒之例者大率太陽陽明二經是邪所蟠據之地在太陽則寒傷營之證十不一見在陽明則謔語發癩血書血發黃脾約等熱證每每兼見而凡發表不退熱之法適以增溫病之困厄耳况於治太陽經之證其法度不與冬月相同

蓋春月風傷衛之證或有之而傷寒營之證則無矣。且由陽明而達太陽者多不盡由太陽而陽明少陽也。似此則溫證之分經用法比之傷寒大有不同。而世方屈指云某日某經某日傳經已盡究竟於受病之經不能摸索以求良治。所謂一盲而引眾盲。相將入火坑也。寃哉生命。古今誠莫控制矣。按溫熱病亦有先見表證而後傳裡者。蓋溫熱自內達外。熱鬱腠理不得外洩。遂復還裡而成可攻之證。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傷寒從表而始。故誤攻而生變者多。溫證未必從表始。故攻之亦不為大變。熱鬱熱必從外泄為易。誤攻而引邪深入。終非法也。按溫熱病表證間見。而裡病為多。故少有不渴者。法當以治裡為主。而解肌兼之。亦有治裡而表自解者。其間有誤攻裡而致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證。邪純在表未入於裡故也。不可與溫熱病同論。

一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源 昌按溫者春令之氣也。冬夏秋雖有氣溫之日。不如春令之正且久也。不惡寒三字。內有奧義。蓋時令至春。則為厥陰風木主事。而與太陽之寒水不相涉矣。故經雖從太陽而證則從春令而不惡寒也。再按溫病或有新中風寒者。或有表氣虛不禁風寒者。衛虛則惡風。營虛則惡寒。又不可因是逆指為非溫病也。然即有之亦必微而不甚。除太陽一經則必無之矣。

二 形作似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辨傷弱者必濕。被火者必譫語。弱者發熱。所以脈浮解之。當汗出愈。源 風性弱緩。故脈亦弱。弱者發熱。即內經諸弱發熱之義也。脈既浮。當以汗解之。使汗出而愈。取解肌不敢發汗之意。按溫熱病原無風傷衛寒傷營之例。原無取於桂枝麻黃二方也。表藥中即敗毒散參蘇飲等方。亦止可用於春氣未熱之時。若過時而發之。溫病暑病尚嫌藥性之帶溫。況於桂麻之辛熱乎。然仲景不言桂麻為不可用者。有二說焉。一者以別出桂麻。則三陰絕無表藥也。一者以桂麻用之不當。在冬月已屢致戒。春月更無可替也。後之紛紛嘗議桂麻之熱者。未嘗計及於冬不藏精之治耳。惟知春夏有不得不用也。誰知仲景方法之神哉。

三 脈浮熱甚反灸之。此為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源 脈浮熱甚。邪氣勝也。邪氣勝則實。反灸之。是實以虛治也。血隨火炎而妄逆。在所必至矣。咽燥者。火勢上逼。枯涸之應耳。若是少陰見證。當不止此一端。故不入冬。

四 不藏精一似。病如桂枝證。似乎頭不痛。項不強。則太陽無外。寸脈微濇。則邪自內出。胸中痞硬。痰涎。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

胸中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病人有寒復發汗者胃中冷必吐蛇蟻昌按仲景不曰病似中風證而曰病如桂枝證者恐後人誤以治溫一例混入太陽中風之例而滋擾故更換其名也吐法多用枳椇湯此用瓜蒂散者取其吐頑痰而快膈滂風涎而逐水也有痰而誤發汗徒亡津液胃中空虛就失所養故悖逆而上出也

五 病人手足厥冷似欲發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非厥心中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也按此證乃痰邪自內而作即四證類傷寒之痰證者也仲景云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者皮膚寒在骨髓也

六 病在陽熱未罷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破却不得去彌重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內制服文蛤散利水若不瘥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證者枳椇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燥重者

七 病人臟無他病神氣時發熱或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胃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

八 病常自汗出無時此為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證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爾以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也按臟無他病但衛氣不和亦陽病而陰不病之例也再按春溫之證由肌肉而外達於皮膚則太陽膀胱經之邪傳自陽明胃經與冬月外受之風寒始先使中太陽而傷其營衛者迥乎不同故此但言衛氣不與營和其無太過可知也既衛不與營和當用麻黃乃但用桂枝者可見溫證中發汗之法皆用解肌蓋

久鬱之邪一解肌則自散若大汗而重傷津液反變起矣此先聖用法之大關也

九 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為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源昌按發汗而令陽微誤之甚也陽微則胃中虛冷而脈反數者不過客熱之微溫其胃而客熱不留斯脈不數矣再按此但言胃中之陽微與不減精之真陽微弱者不同

十 病人煩熱發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瀉宜下之脈浮虛者瀉宜發汗下之宜承氣湯若汗之宜桂枝湯源



十一 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追虛逆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

昌按此一條垂戒雖在溫證項下然不類為溫證而設所以不言證而但言脈也脈見微數則是陰虛而陽熾重以

火力追逆其血有筋骨焦傷已耳奈世之灼艾者不識亦辨脈之微數否耶其為陰虛火勝之人漫用灸法者何耶

十二 病人身重無聞者以重發汗虛故也此與傷寒身重為少陽邪或者迥異並見溫證禁過汗也

十三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大便硬也源

十四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胃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源

十五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源昌按仲景治溫證凡用表法皆用桂

枝湯以示微發於不發之意也凡用下法皆用大承氣湯以示急下無所疑之意也不知者鮮不以為表在所輕而

裡在所重殊不知蓋表裡無可軒輊所以然者祇慮熱邪久據陽明胃中津液先傷故當汗而惟恐過於汗反重

傷其津液當下而惟恐不急於下以亟存其津液也

十六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為逆也若先下之治不為逆源觀

此則溫證比傷寒太陽經之變證為差減而汗下之次第亦為不同矣

十七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七津液陰陽和者必自愈源觀此則病溫之人素無內傷及不藏精之類者為易

愈也

春溫上篇諸方編總為共三百九十九法前四卷已載明三百六十七法茲為得三法

解肌法  
桂枝湯 桂枝加葛根湯 升麻葛根湯 葛根紫胡湯 葛根蔥白湯 葛根黃連黃芩湯

附人參敗毒散 參蘇飲 海藏大羌活湯

解肌後病不去反惡寒者虛也 芍藥甘草附子湯細身脈方可服

解肌後身疼痛脈沉者 桂枝加芍藥人參新加湯

解肌後汗出過多心下悸欲得按者 桂枝甘草湯

臍下悸欲作奔豚者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解肌後煩渴脈洪大者 白虎加人參湯

解肌後腹脹滿者 厚朴生薑人參湯

解肌後不惡寒但惡熱者 調胃承氣湯

解肌後惡熱無下證者 和母石膏湯

解肌後脈微數小便不利微熱煩渴者 五苓散

解肌後胃乾煩不得眠欲飲水少少與之

吐法

瓜蒂散 梔豉湯傷寒內著

清熱諸方

白虎湯 白虎加人參湯 白虎加蒼朮湯 白虎加桂枝湯 玄參升麻湯 升麻梔子湯

竹葉石膏湯 竹葉湯

和解諸方

小柴胡湯 小柴胡加桂枝湯 小柴胡去半夏加人參瓜蒌湯 小柴胡去人參加五味子湯

小柴胡加芒硝湯

疎風諸方

荆芥散 獨活湯 金匱風引湯 續命湯減麻黃附子

分利諸方

五苓散 脈浮而大是表其人發汗多者不可與湯明脈浮發熱 天水散 辰砂天水散分利兼 牡蠣

澤瀉散 治脾以下

開結諸方

三物小陷胸湯 三物白散

下法

大承氣湯 調胃承氣湯 大柴胡湯 散湯大是表其人心中痞却當下若酒湯時熱

下後脈促胸滿 桂枝去芍藥湯

若微寒 去芍藥加附子湯

誤以丸藥下之身熱不去微煩 梔子豉薑湯 三湯取其

下後利不止脈促表未解喘而汗出者 葛根黃連黃芩湯 取其表

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未欲解者 梔子湯

下後心中煩腹脹臥起不安者 梔子厚朴湯 取其吐

下後心中懊惱而煩有燥屎者 大承氣湯 取其下

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利脈不至咽喉不利吐膿血瀉利不止為難治 麻黃升麻湯 取其解

下後傷血脈澀 葶藶苦酒湯 取其壯陰汗使陽氣散又天下使陰氣弱其人亡血病惡寒 葶藶梔子湯 取其

以助陰 解毒諸方

黃連解毒湯 黃連湯 黃連瀉心湯 黃連龍骨湯 黃連犀角湯 黃連橘皮湯 黃連阿膠湯 黑膏

養血生津

酸棗仁湯 芍藥甘草湯 阿膠散 大青龍湯 炙甘草湯 五味子湯

補中

黃芪建中湯 小建中湯 理中湯 溫中湯 治中湯

涼血滋陰

犀角地黃湯

擣鼻出水

瓜蒂散

刺鼻出血

乾粟幹芍藥

溫證中篇

謹將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分為一大例

人身至冬月陰氣潛藏於至陰之中內經教人於此時若伏若匿若已有得重藏精也若伏者若抱離春藝不逞食息也若匿者若遁迹隱避不露蹤跡也若已有得者韜光匿彩絕無缺望也此何如鄭重耶故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見病所由來為一定之理必然之事其辭甚決蓋以精動則關閉而氣泄冬月關閉氣泄則寒風得入之矣關厚開氣屢泄則寒風屢入之矣而腎主閉藏者因是認賊作子而賊亦無門可出彌甚相安及至春月地氣上升肝木用事肝主疎泄木主風於是吸引腎邪勃勃內動而劫其家寶矣然邪入既深不能遽出但覺憤憤無奈其發熱也全在骨髓之間自覺極熱而捫之反不烙手任行表散汗出而邪不出徒傷津液以取危困其修比之冬傷於寒一例則倍重矣按冬不藏精之例乃內經之例非仲景之例也非仲景之例言之未免恠然觀仲景之論溫證第一條始不勝慶幸而仲景已起發其端昌可言之無罪矣其曰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如驚癇狀時瘳瘳若火重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一段至理千古若明若昧未經剖晰全不思既名溫病即是時行外感何又汗之下之火之俱為逆耶蓋熱邪久蓄少陰腎中精水既為素傷重加汗下火劫陰之法乃為逆耳其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鼾語言難者一皆少陰之本證也膀胱為腎之府故少陰證具若被下則膀胱之陰亦傷而直視失溲者腎精不上榮腎氣欲外奪也若被火劫則陰愈虧而邪愈無制甚則如驚癇狀而時為瘳瘳也一逆再逆言汗下火之說可一不可二非汗而又下而又汗之為再誤也由此觀之冬不藏精之溫證顯然昭著矣昌之比例以分其治而仲景之道愈明矣奚罪耶再按仲景之論誤下有結胸及痞快熱驚瀉臍寒不禁等證從未說到小便不

利直視失溲。於此言之者。謂腎以膀胱為府。素不藏精之人。該下則膀胱益虧。以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其變亦倍重於膀胱也。况於風邪內熾。津液乾燥。大便雖通之未必通。徒令膀胱受累。而小便自遺。試觀好色之人。多成癆淋。可類推矣。今之醫者。亦講於該下而絕膀胱之化源。立取危困之理耶。再按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此語將冬不藏精之溫證。形容殆盡。蓋凡外感之邪發汗已。則身熱自退。乃風溫之證。發汗已。身始灼熱者。明明是先熱在骨髓。發汗已。然後透出肌表也。至於風溫二字。取義更微。與內經勞風之義。頗同。勞風者。勞其腎而生風也。然則冬不藏精之人。詎非勞其腎而風先內熾。故纔一發汗。即帶出自汗。身重多眠。鼻鼾語難。諸多腎經之證。設不發。則諸證尚隱伏。不盡透出也。夫腎中之風邪內熾。而以外感汗下。及火攻之法治之。寧不促其亡耶。後人不知風溫為何病。反謂溫證之外。更有風溫。濕溫。溫毒。溫疫。四證。觀其言曰。重感於風。變為風溫。則是外受之邪。與身重鼻鼾多眠少語之故。絕不相涉。可知是夢中說夢也。尚論及此。聊以自慊耳。容有難昌者曰。內經論冬傷於寒。寒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始發。故名曰溫病。未嘗言寒毒感藏於骨髓。今謂冬不藏精者。寒邪藏於骨髓。或未盡然耶。昌應之曰。此正內經之言。非余之臆說也。昔帝問溫瘧。舍於何臟。岐伯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騰肌內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則熱矣。衰則邪氣復反入。入則陽虛。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由是觀之。溫瘧且熱。而况於溫病乎。客始唯唯。昌按熱邪久伏腎中。其證與第一例自不相同。其發熱也。皆從骨內鬱然而出。皮間未熱。而耳輪上下。已先熱矣。始發之時。多兼微寒。不似第一例之全不惡寒。以少陰居北方。寒水之位也。及至大熱灼肌。多不惡濕。不似第一例之大渴。以熱邪初動。而陰精尚足持之也。其後則不惡寒而惡濕。與第一例之證。渾無別矣。然雖無別。究竟表裡不同。標本互異。始先用藥。深入腎中。領邪外出。則重者輕。而輕者即愈矣。奈何其義隱而不彰。即以叔和之明。未嘗抽引其緒。為後人旁通一線。昌何人斯。顧敢志譚無忌。然而遠置三十餘載。驅逐睡魔。晝夜不敢倒身。因是冥悟一斑。即取仲景少陰傷寒之例。推演為治溫之例。未嘗以己意混入一字也。引例如左。

一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源 昌按脈沉。病在裡也。而表反發熱。則邪雖在表。而其根源實在裡。在裡之邪。欲其盡透於表。則非專經之藥。不可。故取附子細辛。以巨麻黃。為溫經散邪。千古不易之正

法奈何後人全不知用明明見脈沉身重嗜卧倦語之證即知為風溫又知為冬不藏精尚且漫用三陽經之表藥厚表不應十中不能活一復誘之傷寒偏亢腎虛人是則是矣但不知果行溫經散邪而人死耶抑未行溫經散邪而人死也噫業傷寒者之託瀕門真是操刀之凶人甯但為艾蘭之童子已哉

(二)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從發汗以二三日無裡證故微發汗也源 昌按麻黃主散邪附子主溫經二者皆大力之藥也前證發熱脈沉則表裡俱急惟恐二物不勝其任更加細辛之辛溫取其為少陰引經之藥而又有辛散之能以協贊二物共建奇功也此云無裡證并非脈沉嗜卧等證俱無也但無吐利燥煩嘔渴之證耳似此則表裡俱不見其急而麻黃附子二物尚恐其力之太過故不用細辛以助之而反用甘草以和之也謹并製方之意嘔心相告凡治冬不藏精之溫證始發二三日間請決擇於斯二方焉

(三) 病發熱頭疼脈反沉若不瘥身體疼痛當救其裡宜四逆湯源 昌按此段文義可以得仲景治冬不藏精之奧旨病發熱頭疼證見於表矣而脈反沉則病又在裡矣而有可疑也既發熱頭疼勢必先治其表若不瘥則治表無益矣凡治表者皆治其陽也陰病治陽宜惟無益將見陰中之真陽因之外越而身體反加疼痛一團陰寒用事矣此所以當用四逆湯而急回其在經之陽也 再按若不瘥三字甚活蓋發熱頭疼表之原不為誤但一切三陽經表藥俱不對證惟麻黃附子細辛湯與麻黃附子甘草湯二方始為少陰經對證之表藥而又不致必人之能用所以不說誤表而但說若不瘥正見表藥中原有瘥法也

(四) 少陰病脈沉細而數其病在裡不可發汗源 按脈細而數裡熱也發汗則虛其表且亡其津液內熱愈熾

(五) 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亡虛尺脈弱澀者復不可下之源 昌按前段云脈沉細數則為熱此云脈微則為虛熱而發汗則陰易亡虛而發汗則陽易亡故而戒之也然則脈不做數者一概禁汗不為懲嗜廢食臥況於不藏精之證邪發之初未必即見微數之脈惟可用麻黃附子二方而不知用劑至脈微且數則汗下溫三法皆不可行而陰絕陽離有立而待斃耳

(六) 少陰病欬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源 昌按少陰少血強責其汗是劫奪其血也小便難者源先竭也 再按少陰病強汗則小便必難誤下則小便不利直視矢溲可見腎以膀胱為府臟病

而府未有不病。臟傷則府先告絕也。傷寒證中云直視譫語。循衣撮空。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則是少陰之臟氣絕與不絕。全於小便之利與不利。窺其中藏。孰謂利彼之下泉。非回枯澤槁之善物哉。

七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及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按邪在陰者。多自利。自利則邪氣瀉。正氣而脫者多矣。其後必脈緊數。而四肢逆冷。令脈緊去而但微。則陰邪已散。手足溫則真陽未傷。雖有心煩下利之危急。而可直決為必愈。蓋陰陽不相乖亂。則別無死法也。然非腎氣素旺。受邪原輕者。不易得之數矣。再按此與邪在陽。脈數而熱。得汗而脈和。身涼數去。為欲愈之意同。然陽病輕。而從汗解。則易。陰病重。而從利解。則難。所以仲景於陽邪內陷。下利不止之證。惟用逆流挽舟之法。掣裡邪還之於表。則利不治而自止也。此段見陰邪從陰分解。原屬順使。但少陰臟氣。堪為主人。送出客邪。尚暇乎有餘地。則善也。而不藏精者。日為床褥作主人。安望重關設險。以待暴客乎。

八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使血也。按膀胱為腎之府。腎邪傳膀胱。則裡熱達表。故一身手足盡熱也。太陽多血為熱。所亂則血出於二便。然比之少陰。少血誤動其血。而從口鼻耳目出者。則天淵矣。再按熱邪。雖從使血而解。經年調理。陰氣難復。况既開使血一竅。漫無止期。何如一身手足方熱之時。預識勢所必至。而亟圖之於早耶。奪勝脫熱。用桂枝大黃。入四苓散。

九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虛故引水自救。口燥舌乾。證具小使色反白者。下焦虛有寒也。勿誤為熱。以致誤。按此一段。因仲景原文難解。昌會具意而言之也。按冬不藏精之證。此一段最肖。仲景早已欲人辨識之矣。

十 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也。無陽也。無陽以為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按冬不藏精之證。此一段更肖。少陰為水臟。吐利者。陰盛而水無制也。春溫中篇諸方。核篇得二法。

溫經散邪一法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麻黃附子湯  
麻黃附子湯  
麻黃附子湯

溫經一法

附子湯 治得病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 治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 附子溫經散寒人參補氣回

陽之藥收陰茯苓及朮制水煨上

急溫一法

四逆湯 治寒邪深入於裡者 治膈上有寒飲乾嘔者 陰邪深入則微陽必遭埋沒陰邪上干則微陽必致

飛騰故宜急溫恐少遲則不及也 急溫則無取於回護矣然以甘草為君以乾薑附子為臣正長駕遠馭俾

不至於犯上無等無回護中之回護也

通陽一法

白通湯 治陰寒下利總白為君乾薑附子為臣以在經之陰極盛格拒其陽於外而不納故取用於葱白以通

陽氣而使陰氣自斂見暈曰消之義也

白通加豬胆汁湯 治下利脈微及厥逆無脈乾嘔煩者呼吸存亡之際恐陽藥不能直達故加人尿豬胆汁之

陰以為向導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通脈四逆湯 治下利清穀裡虛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咽痛或利

止脈不出者即前四逆湯而倍乾薑加葱白也 不惡寒面色赤而外熱者加葱白以通陽氣腹中痛者真陰不

足去葱加芍藥嘔者加生薑 咽痛者去芍藥少加桔梗 利止脈不出者湯氣未復去桔梗加人參

溫胃一法

吳茱萸湯 治吐利手足厥冷煩燥欲死者 桃花湯 治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 胃虛土寒不能制水而下注滑脫故用乾

薑糯米之辛甘以佐赤石脂也

灼艾助陽一法

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即宜服附子湯并用灸法以助陽 吐利手足不逆冷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



壯 下利脈微瀉而汗出數更衣及少者陽虛而氣下墜血少而動多者宜灸項門之百會穴以升舉其陽也

### 溫經鎮水一法

真武湯 治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或咳或小便利或嘔者真武北方司水之神也陰邪熾盛水泉泛溢得真武則可以鎮攝而安其位也

### 和陰一法

黃連阿膠湯 治心煩不寐者少陰本欲寐及心煩不寐甚而裏不和也若連除熱雞子黃阿膠少佐芍藥以和血而生不足之真陰也

### 急下一法

大承氣湯 治二三日口燥咽乾者二三日病始發便有腎水枯竭之象不急下將何救耶 治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痛口乾燥者腎中之邪搏水而變青熱之極也心下痛者水氣上逆也水氣上逆而口及乾燥則枯涸有立至矣故當急下 治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腹脹不大便胃實可知水臟受病加以土實則水必竭故當急下

### 清解一法

四逆散 治四肢微逆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 四肢微冷則熱未深故用柴胡解之枳實泄之甘草和之而最要加芍藥以收其陰也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小便不利者加茯苓腹中痛者加附子泄利下重者加薤白煮汁煎散

### 分利一法

豬苓散 治下利不止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取其水穀分則利自止利止則嘔渴心煩不待治而自愈然臧精而勝脫之氣不化者又在所禁

### 清咽一法

甘草湯 桂枝湯 半夏湯 治風扶痰熱者

苦酒湯 治咽中生瘡語聲不出者

溫證下篇

謹將冬傷於寒又兼冬不藏精春月同時病發定為一大例

昌按冬既傷於寒冬又不藏精至春月兩邪同發則冬傷於寒者陽分受邪太陽膀胱經主之冬不藏精者陰分受邪少陰腎經主之與兩感傷寒證中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之例纖毫不差但傷寒證自外入內轉入轉深故三日傳偏六經溫證自內達外既從太陽之戶牖而出勢不能傳偏他經表裡只在此二經者為恒也若更挾外邪從太陽少陰經中二日傳陽明太陰三日傳少陽厥陰則臟腑之邪交熾不俟六日即死矣蓋太陽少陰邪發之日正已先傷外邪復入正氣又傷即與再傳無異臟腑之氣幾何決無所供三傳之理也但既是溫證表裡橫發重復感受外邪者十中無一所以溫證兩感之例原有可生之理昌治金鑑一則先以麻黃附子細辛湯汗之次以附子瀉心湯下之兩劑而愈可見仲景法度森森具列在人之善用也今人見熱煩枯燥之證而不敢用附子者惡其以熱助熱也孰知不藏精之人腎中陽氣不藏精液不得上升故枯燥外見纔用附子助陽則陰氣上交於陽位如釜底加火則釜中之氣水上騰而潤澤有立至者仲景方中輒用附子一枚令人一錢亦不敢用總由其識之未充耳昌亦非偏重溫也以少陰經之汗下與他經不同如治金鑑先以溫法及汗法一藥同用次以溫法及下法一藥同用而收功反掌蓋含二法別無他法也設汗藥中可不用溫下藥中可不用溫是與治傷寒陽邪之法全無差等矣昌之分溫證為三例者道本自然其不以毫釐牙鑿取後世之訾議也明矣 再按冬傷於寒又不藏精春月病發全似半表半裡之證乃以半表半裡藥用之病不除而反增所異者何此證乃太陽少陰互為標本與少陽之半表半裡絕不相涉也然隨經用藥箇中之妙難以言傳蓋兩經俱病從太陽汗之則動少陰之血從少陰溫之則助太陽之邪仲景且謂其兩感於寒者必不免於死况經粗工之手尚有活命之理耶所云治有先後發表攻裡本自不同此十二字秘訣乃兩感傳心之要即治溫萬全之規聖言煌煌學者能參透此關其治兩感之溫證十全八九矣

表熱裡寒者脈雖沉而邊手足微厥下利清穀此裡寒也所以陰證亦有發熱者此表解也表寒裡熱者脈必滑身厥  
舌乾所以少陰惡寒而躁此表寒也時時自煩不欲厚衣此裡熱也據此段文義論溫證全以少陰腎與太陽  
膀胱分表裡昌所謂太陽與少陰互為標本者得此而為有據矣其云所以陰證亦有發熱者此表解也言當先從  
表解也即麻黃附子細辛湯之例也脈滑表寒也身厥舌乾裡熱也惡寒而躁宜行溫散時時自煩不欲厚衣又宜  
涼解用藥如此繁難正與兩感證中治有先後發表攻裡本自不同之義互見正欲學者之以三隅反也又云少陰  
病惡寒而躁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又云手足溫者可治雖不出方大段見陰陽不甚乖離尚可調其偏以協於  
和之意設惡寒而躁更加下利手足逆冷則無陽而偏於陰矣更加脈不至不煩而躁則陽去而陰亦不存矣所以  
用藥全在臨時較量果其陰盛陽微即以溫為主果其陽盛陰微即以下為主果其陰陽錯雜溫下兩有所礙則參  
伍以調其偏勝為主也當從表解之義前已申明然亦必邪勢正熾陰陽尚未全虧方可溫經散邪若夫滋養難圖  
任行葶水之陣必無僥倖矣此等處皆是危疑瀕頭雖仲景之聖不敢輕出一方以膠治法之圖機所貴明理之彥  
師其意而自為深造耳

少陰中風脈微陰浮者為欲愈據觀此一條而認脈辨證之機亦甚昭著矣陽微陰浮者為欲愈則病發之時陽盛  
陰陰緊可知也陽盛則治先脈陰緊則治先臟又可知也既盛且緊則參之外證以及緩急又可知也倘陽已微而陰  
不浮者更當治其陰亦可知也倘陰已浮而陽不微者更當治其陽亦可知也此昌之高論每於仲景言外透出神  
髓以自憚也仲景用桂枝以和營衛而解肌此定例也不但為太陽中風之本藥即少陰經之宜汗者亦取用  
之其最妙處在用芍藥以益陰而和陽太陽經之營衛得芍藥之酸收則不為甘溫之發散所逼而安其位也至若  
少陰則更為陰臟而少血所以強逼少陰汗者重則血從耳目口鼻出而厥竭可虞輕亦小使不利而枯涸可待用  
藥自當比芍藥之例而倍加陰以益陽昌每用桂枝必加生地以佐芍藥之不速三十年來功效屢歷可紀蓋得此  
例之法也仲景於冬月太陽中風之證而用桂枝為例不為春月之病溫者設也春月病溫用桂枝勢必佐之以辛  
涼而不膩精之溫屬在少陰不用桂枝之溫解之以少陰本陰標寒邪入其界非溫不散也豈惟桂枝甚則麻  
黃附子在所必用所貴倍加陰藥以輔之如芍藥地黃猪胆汁之類是也今人未達此理但知惡藥性之溫概以无

活法為治。夫則治太陽而遺少陰。厚表而病不除。究竟其可奈何。而病者無辜矣。紛紛為仲景解嘲之語。然乎否耶。謹定擬冬傷於寒。冬才藏精之證名曰兩感溫證。

仲傷寒少陰證。乃從三陽經傳入者。此證乃少陰與膀胱經一臟一腑自受之邪。故三陽傳入之例多不合。惟兩感之中。決無兼治兩經。籠統不清之法矣。而治有先後。於義何居。昌言溫證之邪。先表後裡。直中之邪。但先其裡。溫證之邪。裡重於表。兩感之邪。表裡不可預擬。惟先其偏重處。假如其人陰水將竭。真陽發露。外見種種躁擾之證。加以再治太陽之邪。頃刻亡陽而死矣。是必先溫其在經之陽。兼溫其陰。以培陽之基。然後乃治其太陽之邪。猶為庶幾也。此則與庶幾也。此則與少陰宜下之例合也。又如其人平素消瘦。兼以內鬱之邪。灼其腎水。外現鼻燥舌黑。種種枯槁之象。加以再治太陽。頃刻亡陰而死矣。是必急下。以救將絕之水。水液即回。然後乃治太陽之邪。猶為庶幾也。此則與少陰宜下之例合也。又如其人邪發於太陽經者。極其勢迫。太熱。鼻寒。頭疼。如劈。腰脊頸項。強痛。莫移。胸高氣喘。種種危急。溫之則發。斑發狂下之則結胸。識語計。惟有先從太陽經。桂枝之法解之。解已。然後或溫或下。以去其在陰之邪也。此則常用太陽經之表例。而與其少陰可汗之例。畧同也。詎非先後攻發之可預擬者耶。但兩感傷寒之攻裡。單取攻下。原不兼溫。而兩感溫證之裡。亡陽之候。頗多。不得不兼溫與下。而並擬之也。此又變例。而從病情者也。按太陽少陰兩感之溫證。其例雖與兩感傷寒。一日太陽與少陰俱病。相合。其實比傳經之邪。大有不同。蓋傷寒之邪。三日傳。六經。故為必死之證。而溫病乃內鬱之邪。始終只在太陽少陰二經。不傳他經者為多。是則非必死之證也。惟治之不善。乃必死耳。倘用汗下溫法。先後不紊。則邪去而正未傷。其生固可必也。又有邪未去而正先亡。惟藉他經供其絕乏。久之。本臟復榮。亦以得生者。總宜分別視也。按亡陽一證。在傷寒。則誤發太陽經汗。與誤發少陰經汗者。多見之。他經汗誤。則不然。可見兩感之溫證。為太陽少陰雙受之邪。舍溫經散邪。而單用汗藥者。其亡陽。真在頃刻間耳。蓋陽根於陰。深藏北方腎水之底。素不藏精之人。真陰既耗。則真陽之根。淺而易露。若不以溫經之法。嘿護其根。而但用甘溫發散之藥。是以陽名陽。隨感即起。不待益覆而淋漓不止矣。可不懼哉。按亡陽一證。在傷寒。則邪傳陽明。當下而不下。致津液暗枯。邪傳少陰。當下而又不下。致腎水暗枯。其亡也。以漸。尚有急下一法。可救。

若在不藏精之溫證則腎水已竭之於先而邪發之日陰邪必從下走勢且下利奔迫是下多无足亡陰而又絕無補法可以生陰金匱云六腑氣絕於外者其人惡寒立臑氣絕於內者則下利不禁臟者陰也陰氣欲絕詎非亡陰之別名乎神哉仲景之書既詳不藏精之證又出下利之治特本顯熱等示後人不維其義耳即如桂枝一湯本為太陽中風設也而汗下和溫已具於一方之內至於溫法尤為獨詳如加附子加人參白朮乾薑甘草加桂心茯苓蜀漆紅花等類宣太陽表證中所宜有乎惟病有不得不先溫經又不得不兼散邪者故以諸多溫經之法隸於桂枝項下一方而兩擅其用與麻黃附子細辛湯同意凡過冬不藏精之證表裡之邪交熾陰陽之氣素虧者按法用之裕如也

春溫下篇諸方茲篇得十五法連前共三十九法合前四卷共足三百九十七法

桂枝領邪一法 桂枝加生地湯

清表溫中一法 桂枝加人參湯

清陽瀉火一法 桂枝加大黃湯

脈浮先表一法 桂枝湯

先後表一法 治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 先用四逆湯急救其裡救後清便自調但身痛者隨用桂枝湯

急救其表此見下多則陰邪亦從陰解故溫後但解其陽邪不必兼陰為治

溫經止汗一法 桂枝加附子湯

汗後惡寒一法 芍藥甘草附子湯陽越虛

下後惡寒一法 桂枝湯去芍藥加附子陽虛

汗後惡熱一法 調胃承氣湯胃中

汗後裡虛一法 桂枝新加湯汗後身疼

汗後發悸二法 桂枝甘草湯治心下悸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治胸

汗後腹脹一法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

書靜夜躁一法 汗下後表虛惡寒裡虛脈微細日輕夜重者以救陰為主宜桂枝加紅花湯 日重夜輕身無大熱者以救陽為主宜乾薑附子湯

誤汗變逆一法 本脈浮而證見汗出心煩微寒脚掌之候緩脈桂枝湯即使厥冷咽乾煩躁吐逆者乃陽虛而陰獨盛也先與甘草乾薑湯以復其陽俟厥愈足溫更與芍藥甘草湯行陰寒凝滯之血以伸其胸若陽虛陰盛其變愈大者但用四逆湯以溫經回陽而不兼陰為治也

附辨溫證合偶感之客邪以明理而開診

諸家方書謂溫證之外復有四證一曰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為溫瘧一曰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者更遇於風變為風溫一曰陽脈濡弱陰脈實大者更遇溫熱變為溫毒一曰陽脈濡弱陰脈弦緊者更遇溫氣變為溫疫據其援脈以辨證而為治溫者推廣其端似乎新奇可喜誰知辭不達意徒足炫人所以後人一得之長迥不及於古人此等處關係病機最鉅昌不得不并明其理焉蓋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各主一氣者其常也然天氣不可以長持所以夏氣亦有清涼之時冬氣亦有燥熱之時凡此皆謂之客氣也本溫證而重感於寒其病即兼冬氣而為溫瘧本溫證而重感於熱其病即兼夏氣而為溫毒本溫證而重感於時行不正之氣其病即兼不正之氣而為溫疫原無所變也乃謂某病忽變某病不令人眩而且駭乎又且長夏之濕氣春分後早已先動最能與溫氣相合而為濕溫之證何以四證內反不並舉又且溫瘧一證內經明說是冬月邪入骨髓至春夏始發何以妄說春月重感於寒又且更遇於風變為風溫一證頭上安頭夢中說夢尤為無識蓋春月厥陰風木主事與時令之溫不得分之為兩凡感而病者皆為風溫之病也即如初春之時地氣尚未上升無濕之可言也天氣尚微寒無毒之可言也時令正清和無疫之可言也而所以主病者全係於風倘除風溫另為一證則所以病溫之故為何故耶試觀仲景於冬月之病悉以傷寒之名統之其感發之風寒凜烈之寒氣總為一寒則春月之風寒風熱風濕總為一風并可知也夫風為定體者也在八方則從八方在四時則從四時春之風溫夏之風熱秋之風涼冬之風寒此自然之事也仲景於溫證篇首即特揭風溫之名以綱眾目其晰義之精為何如耶顯明道理一經後人之手便將風與溫分之為二况精微之奧乎茲特辨之以見治溫之法原為切近平易而非有奇特也

溫瘧主治

溫瘧病脈尺寸俱盛先熱後寒者宜小柴胡湯。先寒後熱者宜小柴胡加桂枝湯。但寒不熱者宜柴胡加桂薑湯。但熱不寒者宜白虎加桂湯。有汗多煩渴小便赤澀者有瘧氣及不服水土吐甚者宜五苓散。

溫毒主治

溫毒為病最重。溫毒必發斑宜人參白虎湯。竹葉石膏湯。玄參升麻湯。黑膏清氣

溫疫主治 人參敗毒散

溫疫病陽脈濡弱。正虛也。陰脈弦緊。邪實也。正虛邪實。則一團外邪內藏。其能解散病回纏身為累。而目前不減精之人。觸其氣者。染之尤易。所以發表藥中。宜用人參以領出其邪。寓甘草中。論之已悉。茲不復錄。

南昌喻 昌嘉言甫著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尚論四時

冬

天子始於甲地支始於子故尚論四時以冬為首凡春夏秋三時之病皆始於冬故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后不省方者法天之閉藏也民休息傳無天札也然而高人踏雪空山而內藏愈固漁父垂釣寒江而外邪不侵以  
藏精為禦寒乃辯真御寒矣內經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語諱垂戒後世紅爐暖閣醉而入房反使孔竅盡開內藏  
發露以致外寒乘間竊入所以傷寒一證最凶最多仲景於春夏秋三時之溫熱病悉以傷寒統名者蓋以此也吾  
人一日之勞設不得夜寢則未日必加困頓農夫一歲之勞設不為冬藏則來年必至缺乏况乎萬物以春夏秋為  
晝以冬為夜至冬而歸根伏氣莫不皆然宜以人為萬物之靈而顧可留質然耶特首揭之且以動良士之矚矚也

批語

春

天地之大德曰生德流化溥而人物生焉者也春秋首揭春王正月雖重王道而天德人理統括無餘春於時為仁  
仁者人之心也故生而勿殺予而勿奪當而勿罰心上先有一段大和之意然後與和風甘雨麗日方時百昌庶類  
同其欣賞一切乖戾之氣不驅自遠更何病之有哉心縱肆華日飲食於天地之陽和而不禁其暴戾恣睢之習此  
其心失與克惡為伍凡八風之邪四時之毒咸得中之及至病極無余乃始忍性以冀全生究屬勉強而非自然如  
石壓草逢春即芽如木藏火逢鑽即出惟廓然委順恰然養我者病廢消而精氣漸長猶為近之故法天地之生  
以養生者為知道也 風者善行易入之物為百病之長大率風之傷人先從皮毛而入以次傳入筋骨臟腑內虛  
之人與外風相召如空谷之應響大塊之噓氣未動而已先覺若屋牖燈閃可預戒者故體虛之人避風如避箭石  
偶不及避當掙筇以捍其外熱湯以溉其內使皮毛間津津潤透則風邪隨感即出不為害矣然外雖避風而內食  
引風之物其招致尤為不淺善治風者必權衡於風入之淺深逆節推引而出然亦須兼治痰痰不堵寒寒隨則風



易出也。至於疫熱積盛，有自內生風之候，則與外感之風迥隔天淵。若以外感法治之，如羌防之屬，則內愈虛，風愈熾，每至不起。與內傷病以外感藥治，其誤同也。

夏

熱者，天時之氣也。暑者，日之毒也。濕者，地之氣也。夏月，天時本熱，加以地濕上騰，是以庶類莫不繁茂。然而三氣相合，感病之人為獨多。百計避之，不免。亦惟有減精一法可恃耳。昌謂夏月減精，則熱邪不能侵，與冬月之減精而寒邪不能入者，無異也。故春夏秋三時之病，皆起於冬，而秋冬三時之病，皆起於夏。夏月獨宿，就就濕淫，金水二臟尤為保身之儀式矣。每見貴介髫齡之子，夏月出帷納涼，暗中多開窓，以致熱邪乘之，傷風咳嗽，漸成虛怯，疴瘵等病者甚多。有賢父兄者，自宜防之於早矣。人之居卑濕，觸山嵐，冒雨暘，著汗衣，臥水簟，飲涼水，食瓜果，受內傷，皆能使濕土受傷。若以秋瘧，但為受暑，遺却太陰濕土受傷一半。至冬月咳嗽，反以為受於濕，而以燥治之，不成千古一大誤耶。夏月汗多，真陽易散，津少，真陰易消，為內傷諸病之始。

秋

金繼長夏濕土而生，其氣清肅。天香遍野，地實垂成。月華露湛，星朗淵澄。酷熱之後，得此高秋，薦爽與嚴寒之後，而得陽春融和，同為一歲不可多得之日。蓋金性剛，金令嚴繁，茂轉而為蕭疎矣。燥熱轉而為清冷矣。以故為時未幾，而木萎草枯，水落石出。時愈冷，則愈燥，以火令退氣已久，金無所畏，而得以自為也。故燥金之令，不可傷，傷之則水竭液乾，筋急爪枯，肝木暗摧，去生滋遠。故凡肝病之人，宜無擾無伐，以聽木氣之歸藏，木氣歸藏，燥金即能萎其枝葉，而不能傷其根本。及秋金纔生，冬水早已沆木之根，以故木至春而復榮者，榮於冬月之胎養也。天生中有殺殺中有生，亦自然而然之理。人在氣交之中，能隨天地自然之運而為節宣，則不但無病，而且難老。豈舍此而更有延年之術哉。若夫燥金自受之邪，為病最大，以夏火之尅秋金為賊邪，故暑熱濕之令，金獨傷之。暑熱濕之病，金獨受之。古人於夏月，早以淡泊滋味，恐其濕熱傷肺，且不欲潤滑礙清道也。然形寒飲冷，尤為傷肺。雖夏月之乘涼，亦不可過。况入秋已深，尚咳生冷，冒風露而無忌，寧不致肺之病耶。故夏三月所受之熱，至秋欲其散，不欲其收。若以時

論治病必本於四時

殮泄病既謂春傷於風夏生殮泄矣又曰長夏兼病洞泄寒中又曰逆秋氣者必殮泄其言錯出無定人不易會不知病名雖同而其因風因濕因寒則各不相同故治病不本於四時無能治也

春傷於風夏生殮泄解

春傷於風夏生殮泄從來解說不明昌謂風邪傷人必入空竅惟腸胃為最所食之食由胃入腸胃空而風居之少頃糟粕去腸空而風亦居之風既居於腸胃則其導引之機如順風揚帆不俟朕之運化食入即出以故殮已即泄也不知者以為脾虛完穀不化用長夏洞泄寒中及冬月殮泄之法反以補脾剛燥之藥助風性之數有泄無止每至束手無策倘知從春令治之仍以桂枝領風從解肌而出一二劑可愈也識此意者雖三時之傷於風者亦可會而通之

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痲瘧解

自二月以至大月地氣動則濕用事自八月以至正月地氣靜則燥用事所以春夏多病瘧者可和傷熱傷暑未有不傷濕者也所以秋冬有咳嗽者傷風傷寒未有不兼傷燥者也

秋傷於燥冬生咳嗽解

秋月之金生冬月之水然金必寒始能生水水必冷始不為痰故冬月之咳嗽必由於秋令之燥也然而夏月化土之氣不先傷於肺則秋月何燥之有昌故謂秋冬二時之病皆始於夏夏月藏精則熱邪不能侵也夫池沼之間暑且不到豈有內藏之泓然真水而暑熱之邪得傷其肺者哉故火邪不能燥金而金始冷也金寒則氣清而不上逆水冷則質清而不成痰更何咳嗽之有哉

論內經四時主病之脫誤

內經云春傷於風夏生殮泄夏傷於暑秋必痲瘧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冬二季風寒之病可無疑矣其夏傷於暑秋必痲瘧一語釋云暑汗不出至秋涼氣相薄而為寒熱往來之瘧蓋以經文原有當暑汗不出者秋風成瘧之說故引之而為註不知於理人通也夫夏月之暑合於長夏之濕始為秋時之瘧所以瘧證名曰

脾寒由傷於長夏之濕土為多。若謂專屬傷暑則人之深居靜攝未嘗傷暑秋亦病瘥者又謂何所傷耶。至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一語釋云秋傷於濕濕蒸為熱熱者火也。至冬寒與熱傳當為咳嗽之證則帝強不通之極矣。夫濕無定體者也。春夏曰風熱之濕。秋冬曰涼寒之濕。惟夏月之暑熱濕三氣相合始可名之為熱。宜有至秋之涼而反蒸為熱之理。况乎濕者水類所以水就濕也。燥者火類所以火就燥也。指燥為濕是指火為水矣。顛倒不已甚乎。今為正經文之脫簡增入一語曰春傷於風夏生滯泄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痰癘秋傷於燥冬必欬嗽則六氣配四時之旨燦然中天矣。和長夏之濕而秋病之源始清。易秋月為燥而諸家指為熱火之訓亦不謬。請再以素問之旨明之。素問云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以生長化收藏而寒暑燥濕風火之六氣從之而生焉。蓋春屬風土主生夏屬熱火主長長夏屬濕土主化秋屬燥金主收冬屬寒水主藏可見造物全屬濕土生化之一氣而木火金水始得相生於不息。雖土無正位四季之中各分旺一十八日然無長夏十八日之上則相生之機息矣。故長夏之土為生秋金之正土。春秋冬之分隸者不得據之較量也。此義既明則秋月燥金主收之義始明而冬月之收嗽為傷秋金之燥不為傷秋之濕也。亦自明矣。丹槐素問云逆春氣則傷肝不能生夏時之心火至夏有寒變之病逆夏氣則傷心火心火不能生長夏之脾土脾土不能生秋時之肺金至秋有痰癘之病逆秋氣則傷肺金肺金不能生冬時之腎水至冬有滯泄之病逆冬氣則傷腎水腎水不能生春時之肝木至春有痿厥之病是則三時之病當更互言之而秋之病痿未嘗更也。其必以心火脾土並言則長夏之傷於濕誠為經文當日必有之言而非昌之臆說也明矣。

論春秋各主一氣夏月兼主三氣之理原為天地自然之運

內經云彼春之溫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明乎溫熱寒涼循序漸進自然而然者乃天運之常也。彼之俗子輒以風寒暑濕分隸四時。此緣經文脫誤秋傷於燥一說傳習至今而不察耳。易不曰風寒暑燥為近耶。蓋濕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各一十八日。風寒暑燥之內不言濕而濕自在也。然亦但微洛書五數居中縱橫各得之理以立言。若論天時自然之運如環無端宜有甫於一運而轉土運十八日五運而為八轉者乎。此其道理惟以六氣之配而論。蓋三百六十日五分之各得七十二日則為五運六分之各得六十日則為六氣自小雪至大寒六十日屬太陽寒水之氣自大寒至春分六十日屬厥陰風木之氣自春分至小滿六十日屬少陰君火之氣自小滿至大暑

太陽寒水之氣自太寒至春分六十日屬厥陰風木之氣自春分至小滿六十日屬少陰君火之氣自小滿至大暑六十日屬少陽相火之氣自大暑至秋分六十日屬太陽濕土之氣自秋分至小雪六十日屬陽明燥金之氣此則水未火土金相生不息之義也。可見冬季大寒後十八日之土。即從太陽寒水之氣為用。故能生厥陰之風木。而春季穀雨後十八日之土。早已屬少陰君火之所生。而不從風木為同類。又加仲夏少陽相火重生其土。至長夏大暑後。其土之盛為始極。而為生金之正土矣。未立夏之前。氣已從火。既立秋之後。氣上從土。火土之氣共管一百八十日。分歲之半。昌所謂夏月三氣相合。與冬季各主一氣。迥乎不同者。正以天時自然之運而知之也。宜故為牽強其說。以欺人哉。但君相二火之分。即與濕土合司其化。所以夏月暑熱中有濕。濕中有暑。熱自春分至秋分。有極濕之時。有極熱之時。又有濕熱交蒸之時。雖云長夏建未之月。濕土主事。其實已行半年之久矣。夫春分後土膏地。海濕行半年。不謂之濕。直至秋後土膏地燥。反謂之濕。昔賢以訛傳訛。其因仍苟簡為不少矣。可無論歟。熱濕暑三氣。同於夏月見之。真所謂同氣相求也。蓋熱而益之以暑。則熱為甚。酷燥石流金亦云僅矣。然但為乾熱也。得陰涼尚可避之。若加以濕。而與炎威相會。盡大地為蒸籠。礎礎流膏。蟻風悉出衣表。無可避也。必俟金風動而暑始退。惟風動勝濕。故也。三氣相兼之義。益可見矣。夏日較他時獨永。而南方離明之位。天星獨密。造化活潑之妙。非圓機之聖人。曷足以知之。

### 論逆四時之病為自取其殃

四序之中。當溫而溫。當熱而熱。當涼而涼。當寒而寒。以生以長。以化以收。以藏。四時極正之氣。民物原無疴證。乃有違天而召戾。不可救藥者甚多。內經云。逆冬氣則傷腎。奉生者少。逆春氣則傷肝。奉長者少。逆夏氣則傷心。奉收者少。逆秋氣則傷脾。奉藏者少。其逆四季土旺之氣。則傷脾。奉化者少。言外自寓造物不與人忤。而人自逆之也。逆逆之情。久而靡錮。如暴戾忿恨之人。始言但覺肝氣有餘。終成擾亂。一旦不足。則疴瘋無似。更有何氣可奉。他臟耶。所謂違天者不祥。人不可以不知也。四序之中。有與病相鄰者。善保生者宜默杜其機。如春氣在頭。頭間之氣倍旺。於他部。氣旺則血充。血充則易至於溢。出故春病善斂。斂其所損也。多矣。內經云上者下之。誠知春氣之在頭也。每日引而歸諸丹田氣海之內。且氣機雖發揚。而吾心不可無蕭瑟之應。不則微用苦降之藥。以通其氣。凡此皆所謂

嘿杜其機者也若俟歟歟淋瀝尚不知其所來則無具甚矣

軌音求鼻開空基也  
軌音但鼻間出血也

### 論四時制勝之道

素問云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甚則乾寒勝則浮瀼甚則濡瀼可見凡人感受四時偏勝之氣而成病者原各不同  
感風氣勝者則體從之而動馬如振掉搖動之類是也感熱氣勝者則體從而腫馬凡癰腫之類是也此與寒傷形  
形傷腫之腫不同也感熱傷氣氣傷痛之意直互見感燥氣勝者則體從之而乾馬如津液枯涸皮毛燥濕之類是也  
感寒氣勝者則體從之而浮馬即所謂寒傷形形傷腫者是也感濕氣勝者則體從之而濡瀼馬脾無濕喜燥濕氣  
太過則土不勝水而濡瀼之病作也六元正經又謂甚則水閉附腫亦見土不勝水則不能外輸膀胱而內則為水  
閉及水氣泛溢四肢而外則為附腫所以較之濡瀼為尤甚也然而風與燥相鄰風燥又未有不熱者也濕不與燥  
為鄰其或為寒濕或為熱濕則各隨其體之積累所造馬但春夏秋三時俱屬風燥熱冬時方屬寒則受病者之  
熱濕多而寒濕少又屬可推矣 春屬東方木木太過以西方金制之始得其平故怒多則傷肝惟悲始能勝怒以  
肺金主悲也風多則傷筋惟燥始能勝風以肺金惟燥也酸多則傷筋惟辛始能勝酸以肺金味辛也夏屬南方火  
火太過以北方水制之始得其平故喜多則傷心惟恐始能勝喜以腎水主恐也熱多則傷氣惟寒始能勝熱以腎  
水性寒也苦多則傷氣惟鹹始能勝苦以腎水惟鹹也長夏屬中央土土太過以東方木制之則得其平故思傷脾  
惟怒勝思肝主怒也濕傷肉惟風勝濕木主風也甘傷肉惟酸勝甘木味酸也秋屬西方金金太過以南方火制之  
則得其平故憂傷肺惟喜勝憂心主喜也燥傷皮毛惟熱勝燥心主熱也辛傷皮尺惟苦勝辛火味苦也冬屬北方  
水水太過以中央土制之則得其平故恐傷腎惟思勝恐脾主思也寒傷血惟熱勝寒火勝水也鹹傷血惟甘勝鹹  
土味甘也夫四時一有太過即以所勝制之內而七情外而六氣五味皆可用之調其偏以協於和可見道本自然  
而然推之無窮無極總不出其範圍雖有智者莫如毫末也後世識不及古反舍正路不由者何耶 問形不足者  
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此何解也曰二語者藥之權衡也形充於血陰之主也陰不足者本當益陰兼益陰  
而陰未能生必溫以氣之陽而陰始生以陽為陰之主也精麗於氣陽之屬也精不足者本當益陽而陽未能生必  
補以陰之味而陽始生以陰為陽之基也二者皆藥石之權宜亦陰陽互根之妙理也

論傷寒真中陰經

人之陽氣素弱。加以房室過損。腠理久疎。胃氣久薄。瀉利無度者。一旦感受風寒之邪。正如怯懦之夫。盜至全不爭鬪。開門任其深入。拱手以聽命而已。所以其後全不發熱者為多。蓋發熱則尚有爭鬪之象。邪不得直入無忌也。然豈是從天而下。大都從胃口而入。胃為五臟六腑之源。深入其中。可以徑奔三陰。而從其類。以故吐瀉四逆唇青等候。亦從胃而先見也。失此不治。勢必腹痛下利不止。漸至舌卷囊縮而危矣。有魄汗淋漓而死者。孤陽從外脫。亦風邪為多也。有全不透汗。渾身青紫而死者。微陽為陰所滅。亦寒邪深重也。此證陰靈以極。以故一切猛烈之藥。在所急用。不可一毫回護。設用藥而加躊躇轉盼。天崩地裂矣。

論真中風

傷寒論太陽經之中風者。乃風寒暑濕之風自外而入者也。真中風之風。乃人身自有之風。平素蘊蓄。而一旦內出者也。素問云。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可見真中風之病。乃人之數擾其陽所致。數擾其陽。惟房室一事為最。房室過勤。縱陰不足。而陽氣則已動。動而不已。必漸積於空隙之所。而手微麻。足或微痠。舌或微寒。風信已至。而擾其陽者。方未已。一旦乘虛播發。與大塊噎氣。林木振響。黃沙蔽天。白浪翻海者。初無少異矣。其人安得不卒倒乎。迨至卒倒。而世醫方引風寒暑濕之風為治。一誤再誤。外風入而與內風交煽。任憑軀體體堅。經年不能少減。而成廢人者。比比甚有。不旬日而告斃者矣。可勝嘆哉。

論真中風大法

風既自內而生。遂須自內而熄。欲自內而熄。何物是熄風之藥。養血乎。風亦與之俱養。補氣乎。風亦與之俱補。實腠理乎。風亦與俱實。將何所取耶。養血補氣。自不可少。而實腠理之藥。斷不可用。進而求之於法。然後不患於無藥也。蓋天地間之風。得雨則熄。所以素問又曰。陽之生。以天地之雨名之。以雨治風。不言治而治在其中。以故內風之人。腠理斷不可實。實則汗不能出也。氣血不可不補。虛則不足供汗之用也。要使元氣足以拒風於腠理之間。務如大病退後之人。飲湯則汗。食粥則汗。如此旬日。以聽風之自熄。然後為當。其妙全在助陽而通血脈。不取驅風散邪為

義與肺防柴葛之輕樂絕不相干。世傳以羌活等藥發散一食頃者。此但可治偶感之風耳。以治內風。不去百分之  
一。豈有經年積思之風。而取辦一藥。且僅攻皮膚之事哉。中風病。多見於富貴之人。而貧賤絕少。貧賤之人。非無房  
室也。以其勞苦奔走。身中之氣。時為身動。縱有微風。便從汗解。而富貴之人。身既安逸。內風已熾。尚圖乘風納涼。沐  
浴飲水。以解其熱。致陽氣愈遏不舒。加以濃酒厚味之熱。挾鬱陽。而為頑痰。阻塞經絡。一旦卒然。而中。漫不知病所  
由來。古今成方雖多。辨證全不清切。蓋觀乎人飲醇食煙。積至無算。全不見其熱者。陽氣有擁。嘿為運出耳。陽氣遏  
鬱。無權勢以轉蒸。飲食之物。為痰。痰與風相結。迨發之時。其體盛之人。病及加重。益體盛。則陽多。陽多。則風與痰俱  
多也。孰知其風為本。而痰為標耶。孰知其陽氣為本。而風痰為標耶。風痰為標。可汗可吐。而或者見其昏迷舌蹇。以  
為邪入心臟。用生黃清心之類。驅風散痰。致陽氣愈遏。而成不治甚多。夫陽遏在內之人。臟腑有如火烙。平素喜生  
冷。臨病又投金石。覆轍相尋。明哲因悟。亦獨何耶。陽氣為本。孰必純慾。而不更擾其陽。病根始拔。然而陽氣素動。習  
慣漸近自然。多不樂於安食。風痰變得少息。往往思及慾事。各一舉動。復從本反末。蔓而難圖矣。古今無人深論及  
此。惟喜保生者。見體中痰多風熾。無俟病發。預欲絕慾可矣。其哉。人於天地自然之氣機。日用不知也。天時蒸動之  
時。欲求涼風。而不可得。風氣乾燥之時。欲求微雨。而不可得。是以多濕之人。惡蒸動。多風之人。惡乾燥者。內邪感之  
而益動也。故濕病。喜燥藥。而忌汗藥。風病。喜汗藥。而忌燥藥。又其義以為調攝。則居四達之衢。而披襟向風。起呼吸  
即適帝座之想者。即治濕之良方也。處輿隲之室。而整冠振衣。禦天威不遠咫尺之懼者。即治風之良方也。苟知  
此。不誠可以却痰而延年耶。

### 關小兒驚風論

小兒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臟腑血脈。俱未充長。陰則不足。陽實有餘。不此七尺之軀。陰陽交感。惟陰不足。陽有  
餘。故身內易於生熱。熱盛則生痰。生風。生驚。亦時有彼。當日若以四字立名。曰熱痰風驚。則後人不炫也。乃以四  
字雜呼。節去二字。曰驚風。逆胎後人。以多誤。以其頭搖手動也。而曰抽搐。以其卒口噤。胸掌急。目邪心亂也。而曰搐  
搦。以其脊強背反也。而曰角弓反張。不知小兒之腠理未密。易於感冒風寒。虛寒中人。必先入太陽經。太陽經之脈  
起於目內眦。上額交巔。入腦。是出別下項。夾脊抵腰中。是以病則筋脈牽強。乃生出抽搐等不通各名。而用金石重  
藥鎮壓。以致外邪深入。難痊。間有體較強壯。而愈者。遂以為奇方。可傳。誤矣。又方書有云。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以

助驚風之說不思小兒不耐傷寒初傳太陽經早以身強多汗筋脈牽動人事昏沉執已極於本經藥又亂投不能待於傳經解散耳宜為無傷寒乎况小兒易於外感易於發熱傷寒為更多耶是即世所云驚風也所以小兒傷寒要在三日內即愈為貴若待其經盡而解必不能矣又剛瘦無汗者瘦有汗小兒剛瘦少者瘦多人見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遂名之曰慢驚風證而以參朮附藥閉其腠理以致邪熱不得外越以為大害所以凡治小兒之熱但當攻其出表不當固其入內仲景原有桂枝法若舍而不用從事東垣內傷為治又誤矣又新產婦人去血過多陰虛陽盛故感冒與小兒無別乃逆相傳為產後驚風尤可笑也然小兒亦實有驚病以小兒氣怯神弱凡卒遇怪異形聲及驟然跌仆皆生驚怖其候面青身青多煩多哭其神識昏迷對面撞鐘放銃全然不聞不比熱邪塞竅也

### 謹論小兒治法大綱

小兒冬月深居房帷觸犯寒邪者恒少而知識未開天癸未動又無不藏精之事然亦有溫證三例可互推者經云水穀之氣感則害人六府小兒或咬乳而傳母熱或從飲食而中外邪皆從陽明胃經先受緣陽明而外達太陽即與溫證之第一例頗同而平素脾胃氣受傷者邪氣入胃復乘其脾虛而客之即與溫證之第二例頗同既傷陽明胃與太陽脾相連之一臟一腑穴合為病止傷寒兩感證中二日陽明與太陽受之則有腹滿身熱不欲食語語之證與溫證之第三例分經雖不同而兩感則頗同也後人造為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之說不思小兒冬月登山入水者尚有之豈遂謂無寒可傷耶即冬月不令受寒豈遂謂無寒可傷耶即冬月不令受寒豈春月并不受時行外感之氣耶其後又因無寒傷之說凡一切外感俱妄立驚風之名擅用金石重藥及領外邪深入以成不痊之證昌寓意草中已略辨其端但未詳其治也試觀中風卒倒之人邪中脾之大畧則皆迷不醒然則邪熾太陰脾經勢必傳於大絡其謬妄而不知人者大豈驚風之謂耶祇有慢脾風一說似乎近理然不以外感之名統之則用藥茫無措手茲特比入春溫之例庶推之以及四時而治悉無惑後之赤子可登春臺昌所以乞靈於越人而大暢仲景之旨乎



小兒溫證第一例

蘇陽明而太陽自內達外皆是表證但表法原取解肌而不取發汗况於小兒肌膚極薄腠理空虛斷無發汗之理仲景於太陽之項背強凡凡及汗出惡風者用桂枝加葛根湯極得分經之妙桂枝湯主太陽葛根湯主陽明以類推之太陽證多陽明證少則用桂枝湯加葛根陽明證多太陽證少則用葛根湯加桂枝圓機在乎臨證然頭項肩背止二陽所轄之地不明經絡者見其凡凡然強不舒加以目睛上瞤手足及張諸多太陽見證而為風之名自此始矣詎知仲景曰身熱足寒頭項強急惡寒時頭熱尚赤目脈赤獨頭面搖卒口噤背及張者痙病也發熱無汗及惡寒者名剛痙發熱汗出不惡寒者名柔痙又曰太陽病發汗過多因致痙可見不解肌而誤發汗者必有此變又可見汗沾衣被後復內滲者必有此變當解肌而不當發汗之說又顯然矣然則小兒之解肌不更當從子輕劑耶小兒服桂枝不必啜熱稀粥并不可急灌逼其大汗也凡小兒發熱嘔吐者倘未佈痙即須審諦不可誤用溫胃之藥里中一宗侯高年一子恣啜不禁每服香砂平胃散極效一夕痙發作嘔誤服前藥滿頭紅筋錯出斑點容攢筋路所謂瓜藤斑也上饒某公一姪病發作嘔乃又投以藿香正氣散一夕舌上生三黑疔如尖粟形舌下四黃疔如牛奶形益痘邪止出阻截其路故生變若此因述以垂誡

解肌清熱三法

桂枝加葛根湯

葛根湯

桂枝加枳實湯

攻裡救胃一法

調胃承氣湯

大承氣湯

治痙病胸滿臥不著席胸急斷齒者

昌變調胃誤攻邪陷一法

桂枝加芍藥湯

治下後腹滿時痛者

小兒溫證第二例

蘇陽明而太陽自內達外皆是表證但表法原取解肌而不取發汗况於小兒肌膚極薄腠理空虛斷無發汗之理仲景於太陽之項背強凡凡及汗出惡風者用桂枝加葛根湯極得分經之妙桂枝湯主太陽葛根湯主陽明以類推之太陽證多陽明證少則用桂枝湯加葛根陽明證多太陽證少則用葛根湯加桂枝圓機在乎臨證然頭項肩背止二陽所轄之地不明經絡者見其凡凡然強不舒加以目睛上瞤手足及張諸多太陽見證而為風之名自此始矣詎知仲景曰身熱足寒頭項強急惡寒時頭熱尚赤目脈赤獨頭面搖卒口噤背及張者痙病也發熱無汗及惡寒者名剛痙發熱汗出不惡寒者名柔痙又曰太陽病發汗過多因致痙可見不解肌而誤發汗者必有此變又可見汗沾衣被後復內滲者必有此變當解肌而不當發汗之說又顯然矣然則小兒之解肌不更當從子輕劑耶小兒服桂枝不必啜熱稀粥并不可急灌逼其大汗也凡小兒發熱嘔吐者倘未佈痙即須審諦不可誤用溫胃之藥里中一宗侯高年一子恣啜不禁每服香砂平胃散極效一夕痙發作嘔誤服前藥滿頭紅筋錯出斑點容攢筋路所謂瓜藤斑也上饒某公一姪病發作嘔乃又投以藿香正氣散一夕舌上生三黑疔如尖粟形舌下四黃疔如牛奶形益痘邪止出阻截其路故生變若此因述以垂誡

氣虛衰不能為胃行津液必致吐利兼見此俗子藉口慢罵之源也詎知外感之邪入乘其虛上吐下利者即霍亂之意正氣既虛克因畏怯則有之宜是心虛發驚肝木生風之候耶此等認證一差用藥不合萬無生理蓋脾經之證自有脾經之顯藥况於屬在外感仍以散邪為先所以誤下則心下結硬正謂邪雖已入太陰而陽明未盡除者恐有表證相碍也

### 解肌之法

桂枝湯 脈浮者用之太陰之脈尺寸俱沉細今浮則邪遠於表仍用解肌之法送出其邪為當也

四逆湯 自利不渴者用之煖土燥濕

理中湯 濁氣上干於胃腹脹滿者用之

桂枝加大黃湯 大實痛者用之然芍藥大黃亦當倍減以小兒胃薄易動也

### 小兒兩感溫證第三例

胃與脾一腑表裡雙受則在表者為陽邪然既已入於胃即當愛惜津液即不得已而解肌清熱不可輕動其

汁所最難者要在急溫急下審諦不差益胃實兼以脾實則二火交熾水穀之陰立盡其口燥咽乾鼻燥此後原

稿遺失俟查核列

### 會講刺熱篇溫論述上古經文一段

####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一會語錄

上古醫者其時者春其證皆溫先師祖傳所傳先師及伯述之者也首引太陽之脈色榮顴骨榮未文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危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陰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文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危凡十五句七十字岐黃之庭宗旨晚然至後世則內經且闕况上古乎所以釋者極悖理吾徒會講首析其義焉凡人有病其色必徵於面而熱病尤彰內經本篇謂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是五臟熱病也且先徵矣然五臟隱深其色不宜外見緣見微色隨刺俞穴早瀉其熱名曰治未病待病治之遲矣靈樞謂赤黑也忽見天庭大如姆指者不病而卒死

劇則刺非能挽矣。惟太陽經脈色顯而易見。初起微於面。此時漫無凶咎。太陽脈色榮飾於瀕。乃久邪內伏。其春發溢。必倍太陽經脈紅赤熱色。先見兩瀕。如以未飾。熱之先徵也。榮飾之色。止瀕骨一處。不交他處。病之淺者也。古經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少需聽其自解。此真訣也。大凡溫病。熱自內出。經氣先虛。雖汗之。多未汗解。故云。今且得汗。待時而已。太陽經氣虛者。必待午未正。陽景日當空。羣陰見。魄太陽經邪不留而盡出也。少陽經氣虛者。必待寅卯初。旭出震。離離煥然一新。少陽經邪不留而盡出也。此謂肝病待甲乙解。心病待丙丁解。此五藏經文。與三陽經全不相涉。至於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或謂外見太陽赤色。內應厥陰。此則如隔千山矣。秦漢以後。始分二十四脈。強謂少陽可也。厥陰亦可也。大浮滑數入陽。可沉滑弱微入陰。此亦可也。此脈陰陽兩屬。安得指為死脈。且三日之促耶。古義斷不具然。上古理脈色而通神明。謂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色以應日者。舉頭見日。隨處長安。晶光萬道。人身之色。無幽不燭。同也。脈以應月者。于江有水。于江月地脈潛通。人身之脈。環會貫通。同也。脈榮瀕骨。即色榮瀕骨。一見之表裡。兩符。豈非日月合璧耶。如太陽瀕骨。色脈同時解。散并不成。溫熱病矣。病則色脈同時俱見矣。太陽榮瀕骨。少陽榮瀕骨。厥陰榮瀕骨。後少陰榮瀕骨。兩乃至十二經脈。色大絡小絡。隨病彰灼。一瘡一瘕。色脈不相離也。道在下合五行。玉上副四時。往來何吾人。自小之耶。所以太陽厥陰陰陽同時並交。榮飾。此總名為爭見。若只面呈一部。豈爭見乎。爭見赤黃帶晦。傳經勢重。已為主死。爭見青黑冠賊。十死不收矣。蓋太陽水而生厥陰木。則發榮滋長。光華畢達。固有善無惡也。厥陰木而奪太陽水。則子藏母腹。勺萌盡斂。亦埋庇其根也。令外邪入。而真藏逼見於面。夫是以死耳。其熱病內連腎。身內百司庶職。惟腎獨為政府。安則宅神根。本危則朝覆瀾。亂生死出入。莫不繫之。太陽厥陰。祇稟其成。難干之矣。然不曰少陰。而曰腎者。少陰傳走經脈。腎則頤主內藏。經謂過在少陰。甚則入腎。同一義也。太陽厥陰爭見。主死。牽連腎氣在內。以少陰為厥陰。母木勢垂危。木救腎。小腎水足供。尚可母子兩全。腎水源流並竭。不母子俱斃乎。可見神去則藏賊賊賊。則爭見黎黑。宣脈色不由根心也哉。釋謂木之生數三。故死期不過三日。以生數定死期。謬甚。果而水數一。土數五。其死主一日五日耶。內經明為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胡以生數奪解乎。下文無期不滿三日。反誤古脫增入五字。故觀總因死陰之屬。不審其義。故覆復之耳。少陽之脈色也。六字亦擅增入。少陽之脈色。榮瀕骨。熱病也。榮未交。

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謂右頰前見赤色未交他處待汗自己若兩頰黑也與少陽赤色爭見則死也少陰經脈甚必入腎腎藏發靈泉之竭矣無陰以守之矣少陽相火少陰真火上下交焚頃刻俱為灰燼誠劫災也傳經執重間有回天之手至於腎內枯槁無救頰頰紫黑已見惡痕纏纏不脫此獨陽無陰如大火聚安得紫府丹臺授以太陰神水乎吾徒同志浴洌彼之泉自固慶古經之法傳心無負此番提命可矣

會講素問評熱論病文經文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二會語錄

岐伯先師論溫勝義微妙今始深解之也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骨肉內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存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燥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此段論溫獨創穀氣之言穀氣化為精精氣勝乃為汗身中之至寶至寶也穀氣為疾病之總途生死之分界萃萬理為一言誰能外之內經謂精者身之大也故藏於精者春不溫病是則臧精之人外邪不入身如藥樹百病不生矣即不然者冬藏已敵春溫精則為命主張蓋計在是胡乃泥沙擲之耶泥沙擲之甚後則腎虛甚而溫死矣足熱甚而溫死矣穀氣既餒轉輸不給關門閉而水穀難通大事去矣况腎虛足熱外感傳經而入三陰熱上加熱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準平人十二時脈更增四時三日促為二朝丹促則脫而不續矣所以狂言失志脫精則死以此故也上古中古兩大聖神如出一手倒說豈說變化生心萬理淵源爛然生色千代以後乃至傳為主其不論不議奈之何哉吾徒七十有五始知理障稍盡鉅則昭然茲時不言更待何年耶岐伯先師問陰陽交交者死黃帝願聞其說岐伯但發穀氣之妙至陰陽交一言而終不更再舉向者胸為凝府今乃知穀氣之旨既明即陰陽交與不交了然定矣吾徒嚙舌多年今轉饒舌而且細舉之矣上古芥末文證之輕者崇文陰重且死者中古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證半輕者冬不臧精腎虛足熱重且死者聖神心印妙義天開變化錯縱愈出愈奇上古太陽與厥陰為偶少陽與少陰為偶而陽明太陽

雖不言之。而其相偶更定位也。由古太陽與少陰一府一藏。獨主其重。蓋太陽主外。少陰主內。太陽司陽經之溫。少陰司陰經之溫。太陽交少陰。少陰交太陽。陰陽交而充矣。然掌上之珠不叙其文。若隱若顯。俟之後人。何乃竟成絕學乎。岐伯先師。妙翻千古變證。若相忤而實相成。賢智不識其旨。况庸人乎。謂二陽搏。其病溫。死不治。不過十日。死。乃陽經榮未交之較證。而舉為死不治。必有其說。言二陽搏。雖未入陰。病溫至極。必死不治。稍延不過十日。死。較三日死陰之屬。少饒其期耳。二陽者。手太陽。足胃。手經足經。並主陽明。金土燥剛。亢燥陰絕。胃穀腸津。水穀將絕。乃至腸胃如焚矣。縱延多日。究竟不得不死矣。至上古足陽明胃足太陽脾。一陽一陰。雖不相錯。而相偶。然吾徒榮未交。待時汗已。經氣虛者。辰已經吐汗。乃盡解。必然之理也。門人有蓄疑義。脾胃以膜相連耳。脾胃榮交。相連直是易易。所以上古。故不言之也。予不然。傷寒傳經如膽藏肝葉。豈不直入相合。然必少陽膽乃傳太陽。丹傳少陰。乃傳厥陰。遠經而走。不能直截合膽也。今陽明胃。乃傳少陽膽。少陽始傳太陽。遠經傳次亦然。固知陽明太陽交與少陰交。各分疆界矣。兩類類後榮交相爭。部位不遠。類前與隨榮交相爭。部位不遠。額中鼻準榮交相爭。部位不遠。必至榮交不分。乃為死也。至於太陽少陰陰陽正交。各徒更深言之。內經兩感證。一日太陽少陰。二日陽明太陽。三日少陽厥陰。三日必由是論之。溫證微不相同矣。溫證一日太陽而交少陰。有十分交者。有五分交者。有一二分交者。所以溫證太陽少陰本經與病相持。即十日半月。總為一日之期。不傳二日三日之促。而厥死者。蓋以穀氣平時覺不相同。榮衛平時覺不相等。病之精津不枯。穀氣不盡。孰熱少衰。肌膚漸積微汗。兩交。忽為兩解。病醫相成者。多有之矣。半月一月。待斃無醫。穀氣不得不盡者。非天也。人也。然醫之手眼。審機決擇。一日已前。圖而又圖。遂非倖逸。生機可待。此為越醫至一日已後。二日陽明太陽。三日少陽厥陰。穀氣精血。傳經立盡。盡則死矣。岐伯先師曰。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又曰。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然則陰陽交。交者。死子向以為一言而終。隨病隨死之後。幾誤一生。會得傷寒論中論溫證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三會語錄

上古中古。首重溫證。民生最賴之矣。周秦以降。如扁鵲。越人。起家數輩。各樹偉表。經緯載成。後代宗匠。至於溫證。絕

不言之。由是論溫證。較夫乃至人。去書存。千百年。猶然無恙。矣。其末張仲景。前聖。後聖。同符一。其者。傷寒之

不言之由是論溫病傳厥失乃至人去書存幾千百年默然無已矣漢末張仲景前聖後聖同符一揆其者傷寒論雖述實為創也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其功遠紹軒岐於中溫證一法劃然天開步步著實經傷寒家成朱十餘輩善例多獲獨溫證從不知為何事予少趨仲景先師至老不輟諸公會議大舉溫證以建當世赤幟俾仲景寒反火傳蓋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玩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說知冬寒久鬱太陽經受肌表榮衛主之與冬驟病發熱惡寒且不渴者證則不同故春月寒鬱既久發熱而渴不惡寒自內出外矣與上古榮未交待汗自解同義其證不過十之一二耳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證少陰冬不藏精與太陽病隨時忽至勢則病之八九矣風溫與風傷衛又不同中風其脈浮弱獨主太陽風溫其脈尺寸俱浮兼主太陽少陰腎水本當沉也風溫載之從太陽上入根本撥而枝葉繁榮春月木長勢強吸汲腎水已為母虛加以風溫之病俄頃少陽相火厥陰風木風火熾熱能無殆乎故若發汗已四子包括錯誤見醫未病之先及得病之頃須診足太陽足少陰一腑一臟此千古獨傳妙訣也診之辨其有無伏氣有伏氣者冬寒太少二經久伏身中時當二月其脈先見露矣發則表熱太陽與裡熱少陰將同用事忘汗無忌灼熱反倍是為風溫風溫表裡俱見浮脈其證自汗身重腎水病也多眠睡鼻息鼾語言難腎本病也腎中之候同時薦至危且殆矣古律垂戒云風溫治在少陰不可發汗發汗死者醫殺之也詎意發熱之初不及脈理輕易發汗早已犯此大戒生命可輕試乎乎既腎中風邪外出以陽從陽熱無休止矣被下者小便不利傷其膀胱氣化直視失溲太陽肌府同時絕矣被火微發黃色劇如驚癇時疫飛火熱亂其神明擾其筋脈也傷寒燔灼熾熾也仲景屢戒至溫證尤當戒之被火微發黃色一段亂其神明擾其筋脈重證莫重於此稍輕誤火少陰脈系咽喉乾痛乃至唾血亦多死者如之何一逆發汗已是引日待斃再促聖神莫挽矣哉治溫病喫緊在未發汗則辨其脈證補救備至防微可也發汗已後凶咎卒至又何所措其手足哉上古論溫榮文已後其病內連腎中古論溫縮論穀氣腎中精勝乃汗則生腎中虛勝重熱則死其旨至矣盡矣仲景先師出其不盡之藏論腎更視膀胱以緯之小便傷膀胱氣化甚則直視失溲謂太陽入絡膀胱命門穴中者藏精光煦兩目真視則光絕矣腫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是則太陽之脈其終也有五大證戴眼反折櫻肌色白絕汗太陽關係宜不最操其重哉所以中風暴證多絕膀胱人不識者故風溫扼要膀胱若腎

藏將絕蓋不勝脫先絕乎。因是吾徒尚論太陽春溫受證雖不類夫風溫然陽熱極背吸真陰上逆地道不逆亦成太陽死證蓋由誤發其法致少陰隨之上入大類內經風厥同也。內經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為表裡也得熱則從之從之則厥也。濕陽補陰是則能治風厥多不死者然而中風風溫風厥太陽變涉三風見證總當回護陰之根底勿使陰不內守勿使陽不上厥。百凡封墊不靈乃可需其正汗風始熄也必能若此乃為濕陽補陰之效。若陽邪狂逞少水不能勝火虛風洞然果何為哉諦思一方具方苟非設誠通神孰能定此吾徒尚論溫證於後四卷之一內取裁其方然未刻也又十餘年諸公太舉會講溫證當為之刻之矣。閱未語則老人之欲刻此書以仁天下也久矣具同心者其能已耶。

會講溫證自晉至今千年絕學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四會語錄

仲景先師叔季天生聖人其道如日月之明無數之矣。叔和何如人也以為得統而學聖人之徒今日譚從前醫過信叔和之弊叔和為晉太醫令一時醫流既以淺陋更甚荒唐如西晉程文行所傳解散溫法用桔梗細辛白朮烏頭四味後世奉為靈寶更增附子名老君神明散更增熒火名發成子熒火丸托老君務成子佳散妖妄極矣後代朱肱活人書且載其方確信以為有見時疫為寒疫故用陰毒傷寒所以久宗之且及以毒攻毒交利必死朱肱復改聖散子仍用附子而表裡香燥同之康坡學士在黃州見其隨施輒效載之集中後世又以過信坡公殺人多誤詎和坡公集中朱肱已三改其方始用散毒散不用熱藥厥功少減前罪然雖改易其方不識聖神心法竟無益矣。朱肱論傷寒註釋頗合聖矩但其論溫傳派不清違悖聖言未可枚舉如仲景謂太陽病發熱不惡寒而渴者為溫病朱肱謂夏至以前發熱惡寒頭疼身體痛其脈浮緊者溫病也仲景所言者冬月感寒至春始發之溫病朱肱所言者春月病溫重感於寒之變病苟朱肱立百法以治正病外立一法以治變病於理甚融乃千百年從未論溫正病所以其法其方咸入室操戈也叔和云更遇溫熱變為溫毒朱肱即云初春發斑數嗽為溫毒吳綬謂傷寒壞證更遇溫熱變為溫毒乃以溫毒為環證亦宗叔和序例依舊壞證而治之也朱肱吳綬增荒送奏於叔和之處正

三氣雜合為病也朱肱謂仲景云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注機謂仲景云遇溫感為溫病遇溫熱為溫毒不知仲景  
幾曾有是言哉東氏病源宗序例四變用桂文行解散法龐安常亦然治法初用麝香火灸二日法鍼解散取汗不  
解三日復汗之更不解四日用藜蘆丸微吐愈不愈改用小蒂散吐之解尚未了者復一法鍼之七日熱已入胃  
乃以雞子湯下之巢龐比匪極矣後安常自撰微言有和解四時法於春分夏至前後一以和解為主增一味減一  
味即名一方宜始桂文行蜂蟄擊手耶然則定不移移則變矣李思訓亦用和解海城謂二公當宋全賦其法明哲  
莫踰然欲汗不敢欲下不敢遷延渺法無可奈何矣大率委置聖言傳會多口幾千年來祖孫父子一派相承盛度  
聚訟各逞其端而未已也丹溪究心雜證不事仲景遇外感三東垣補中兼行解散終非正法况感異氣之說  
法擇不精然既外感不習獨主雜證何由登峰造極耶東垣不解傷寒正治蓋一生精神在內傷也乃從內經深入  
至理發出冬溫春溫二義真千百年之一人也云冬傷於寒者冬行秋令也當寒而溫火盛而水虧矣水既已虧則  
所勝之行土有餘也所生之病金不定也所不勝者侮之火太過也火土合德濕熱相助故為溫病又云春月木當  
發生陽已外泄孰為鼓舞腎水內竭孰為滋養生化之源既竭木何賴以生子身之所存者熱也時強木長故為溫  
此二則溫證從內經立說入理深謲不闕叔和叔和自云蓋時強木長腎水不足供其吸取故為溫病較叔和三月  
四月不為寒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為寒所折病熱則重盛夏寒折倒見不成事理東垣一則又溫於義一則春溫  
妙義幾千年來獨步悟入偉哉偉哉賢關首肯此老矣

會講溫證正名辨脈之要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五會語錄

論溫溫

仲景先師祖素問熱病作傷寒論以傷寒皆為熱病也然於冬月正病獨詳之矣而春溫夏熱則但述大意比類一  
二惟風溫濕溫二證春可風溫夏可濕溫獨主其重千古不易也則第三會已論風溫之戒矣今舉濕溫言之傷寒  
濕溫其人常傷於濕因而中暈濕熱相搏則發濕溫若兩脰逆冷腹滿又胸頭目痛若妄言治在足太陰不可發汗  
汗出必不能言耳聾不知痛所在身青黃色變名曰重暈如此者醫殺之也然風溫二律指為醫殺叔和當時稟命  
鍼不敢干也何乃插入重感異氣變出四證証惑後人謂脈陰陽俱感重感於寒者變為溫瘧陽脈浮滑陰脈濡弱



重遇於風變為風濕陽脈洪數陰脈實大更遇濕熱變為溫毒陽脈濡弱陰脈弦緊更遇濕氣變為溫疫予既自任  
仲景之法當再折其長蓋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變總由不識仲景風溫濕溫二大證耳風溫為少陰證微分太陽  
厥陰即溫瘧亦該少陰絛屬素問謂文感於寒藏之骨髓遇大暑內灼髓空而發溫瘧此正理也若重感於寒而變  
瘧無是事也至於濕溫一大證從不言及是則夏月竟無者落矣詎知溫濕色疫證在內濕溫至感長幼相似則疫  
矣疫亦暑濕之正法也其外感發瘧證之輕者也今脈反加重而證變輕何以得此耶至溫毒則證之重者三陰更  
重劫出脈狀洪數實大有之其人元氣實盛可堪大汗大下外邪立解何至於發為溫毒乎且陽毒若此其陰毒又何  
脈耶謂陽脈濡弱陰脈弦緊變為溫疫濡弱本名濕溫而弦緊乃傷寒定脈一濕一寒何從主之叔和至夏暑為病  
最重內經原無其說楊上善云輕者夏至前溫病甚者夏至後暑病不知何見予謂初春寒芽或謂黍折可也至感  
夏時強木長謂之疫寒斷不具然第四會東垣老人片言而折矣蓋春月風溫多死在二日夏月濕溫多有可愈者  
安得反重之耶至於脈法微似顯其易微傷寒之脈浮大而緊中風之脈浮緩而弱春溫浮而且弱風溫弗舉風溫  
尺寸俱浮風火洞然中暍弦細花暈暑傷其氣濕溫沉弱濡緩濕流且絛至於疫瘧俱是脈合火土主之脈之應病  
步步著實自然之理也叔和左更遇右更遇左變為右變為陰喉結舌面厚三寸韓氏微言本欲懲艾而見離覬和  
解因時聽病自愈故如用小柴胡湯誠亦一法第守此將三百九十六法盡為贅龐其可乎哉風溫濕溫大大二證  
乃風溫之治朱肱用五苓散從濕和母乾葛湯防己湯括婁根湯葛根龍膽湯其風火相熾頃刻危亡全不知矣至  
於濕溫君火心太陰脾從不識正法若何但托和術而已真見則安在哉吾徒品溫證列眉如炬諸公目擊勝義  
千里同風是所望矣

會講論古今粹美同堂悅樂一條

上堂師壽言老人第六會語錄

人無古今性有完缺吾生所賦一隙微明而已其靜神索幽覺無極太極以來雖未生人先具人理人理者天地之  
心也向者陰病論少舉關闕一班而刻初上帝以為之君其臣以為之教創者上經中經下經三卷中古遺逸全書  
木經而夏白先師私淑先師且時舉黃帝相授一堂內經以後十不徹一况古經論溫哉然上古崇木之能及榮文

後生死煥然但溫言其能幾及絕世知識明明見莫問問莫究豈不世界空擲人理乎吾徒神酣上古志觀玉京繪  
為空中樓閣之想步虛降游馬息焉自覺目无心朗溫證開先即使披覽以先駟馬不若晤言一室求志于古矣  
此吾徒一大暢也岐伯先師論運氣曰尺寸又者死陰陽交者死各有其義惟論溫曰陰陽交者死也一言而終  
更不再舉吾徒何從得之然邇上古前聖徐覺華交未交兩端而生死定之也仲景後聖徐覺溫與風溫兩端而生  
死定之也今始陰陽交交者死論溫比類列眉岐伯先師從前大呼疾聲尚不悟則不聞且悟則冥論岐伯先師即  
吾徒交與未交自炯兩目胃為腎關同一機軸溫證纔一見之而意中已先覺矣此吾徒一大暢也先師仲景嘗  
吾徒步趨垂老彌任忽發未刊之言意謂冬寒春夏熱分之三時覺三大綱建鼎足焉冬月太陽寒水繼以厥陰  
風木則統傷寒中風兩證為一大綱以傷寒該中風天然不易也春月厥陰風木繼以少陽相火則出溫證風溫兩  
證為一大綱以溫病該風溫天然不易也夏月少陰君火繼以太陰濕土則出暍濕兩證為一大綱以暍病該濕溫  
天然不易也精微之蘊聲息盡託叔和以後岐路羊腸秦被鳥道多少沉淪大意未喪乃至吾世履視昭然此吾徒  
一大暢也仲景先師以前無方以後其方充棟大率禁方失傳寢成邪僻所以有晉溫疫疑鬼疑神相沿未已亦以  
後人莫得仲景之方耳吾徒傷寒論方取裁溫證諸方尚論篇未刻後四卷之一載之逆一發明其義無方乃有定  
方此吾徒一大暢也晉唐宋元以後賢者和解因時銖銖兩兩無可奈何猶可言也不自者蕩檢踰閑妄行汗下生  
命施手不可言也幾千年來獨東垣老人二則譚言微中域外偉觀異時同調此吾徒一大暢也嗣後諸君精參各  
出一則二則或登義警切蘊理新硯應接不暇吾徒一大暢大暢矣

答杭州程雲來傷寒十六問

一問 凡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而有曰病人苦發熱身體反病人自卧其脈沉而遲者知其差也曰  
沉曰遲非陰脈乎豈亦有陽病見陰脈而愈耶 答 凡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此二語乃傷寒脈  
法嚙緊大綱至其比例詳情自非一端可盡如厥陰中風脈微浮為欲愈不浮為未愈是陰病貴得陽脈也如諸  
言舌語脈沉細者死脈短者死脈瀉者死是陽病惡見陰脈也又如太陽蓄血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  
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下血乃愈此亦陽病見陰脈仲景復推出可生之路見六七日太陽之表證仍在自當現大

浮數動滑之脈設其人脈浮而沉自當比動數變遊之條而證成結胸今乃及不結胸者明是陽邪不結於太陽之經而結於太陽之府也膀胱之府果真蓄血熱必發狂而成死證計惟急下其血庶結邪解而乃可愈耳今人但疑抵當湯為殺人之藥而孰知血奪其血正所以再生其人乎又如厥陰下利寸脈及浮數此陰病得陽脈本當愈者設其人尺中自濇則是陽邪陷入陰中其浮數之脈為血所持而不露也氣陽邪既陷入陰寸脈不如浮數則陽邪亦屬有限今寸脈及浮數其在裡之熱熾盛難除更可類推故知其必圓膿血而成半死半生之證也合兩條論之上條可愈之故全在陰脈見脈既轉陰陽邪原有限也下條難愈之故全在陽脈見陽邪既從血下出陽邪不盡血必不止萬一血盡而陽邪未盡能免脫陰而死者可見陰病陽病二語特舉其大綱至微細聽人自會耳大綱言者謂證屬於陰其脈及陽必能鼓舞以却敵證屬於陽其脈及陰必難嬰城以固守故得濡弱茲微之脈者其人氣血精津未病先虧小病且難勝况能勝傳經之熱病哉尊問疑陽病見陰脈亦有愈者茲正大徹之關但所引病人苦發熱一段此不過驗病之法耳謂病人苦發熱身體疼到診脈時其人安臥則不見有發熱身疼之苦矣加以脈沉而遊表邪又未入裡其從外解無疑所以知其差耳

二問 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者名曰傷寒餘時則非傷寒也具有曰立夏得洪大脈是其本位其人身體苦疼重者須發其汗非傷寒如何 答 冬月傷時令之寒春月傷時令之溫夏秋傷時令之暑濕熱此四時之正病也然夏秋亦有傷寒久春亦有傷暑傷濕乃四時之客病所謂異氣也此段叮囑仲景特於濕家不可發汗之外另整一義蓋以夏月得洪大脈是心火之本脈其人身體苦疼重又似濕王之本病恐後學違違濕家不可發汗之條故以此辨析之耳見濕病雖夏月脈必濡弱不能洪大且額上有汗非如傷寒病腠理閉密即在夏月亦必無汗之比也又見洪大既為夏月本脈斷無當暑汗不出而身體疼重之理也兩相比照則其疼重仍係太陽經傷寒無疑但在夏月受邪原微見證亦稍較令人難辨故於脈法中析此大疑以昭成法可見不但冬春正病有汗為傷風無汗為傷寒即夏秋正病有汗為傷暑傷濕無汗仍為傷寒矣脈辨證了然明矣

三問 陽病從實而解於夜陰病從虛而解於寅是陽得陽解陰得陰解而有曰陽病解於夜半陰病解於日中何也 答 陽得陽解陰得陰解者此從其經氣之王也如少陽王於寅卯辰太陽王於巳午未陽明王於申酉戌

太陰王於亥子兩少陰王於子丑寅厥陰王於丑寅卯是也各經皆從其王少陰獨從其生者少陰醫中內藏真陽子時一陽生設管度飛早已春回陽谷且時二陽寅時三陽陽進陰必退陽長陰必消也且天一生水子水生地即是王地故少陰欲解獨從之也然三陽之解從寅卯而始三陰之解從寅卯而終寅為生人之首卯為天地之門戶亦陰陽如環之理也但三陽之王時九各不相襲三陰之王時五逆位相連可見陽行健其道長故不相及陰行鈍其道促故皆相躡也於此見仲景析義之精以述為作矣至陽病解於夜半陰病解於日中者內經之旨取陽見陰陰見陽兩相和協之義也然而陰陽之和協與否惡從知之故陽病必於陽王之時先現欲解之機然後夜半而輕安也陰病必於陰王之時先現欲解之機然後日中而輕安也先聖後聖蓋非一揆

四問 汗多則熱愈凡桂枝麻黃二湯俱取微似有汗不令汗多汗少則便難少則津液未竭何為便難也 答

太陽病非汗不解然汗法中每伏亡陽漏風種種危候所以服桂枝麻黃湯但取微似汗慮夫陽氣素薄之人得藥而汗出不止也至於陽明胃經為津液之府邪熱內入津液隨即外越者最多不但陽氣虛不可過汗即陽氣素實亦不可過汗所以陽明致戒云陽明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絕於裡亡津液大便因硬也從前不解陽絕為何事不知止指津液內竭而言即無陽之互文也所云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乃脈法後段推原所以當下之故謂脈得汗脈理既開兩三日內仍覺數熱微汗則邪服而熱除不傳裡矣若汗纔得出脈理隨閉則熱邪不服而傳裡熱既傳裡津液必耗而便難故宜攻下以存津液觀下文復云脈遲尚未可攻又戒其勿誤攻以重傷津液也要知此三語總頂屬府者不令洩數而為陽明病下註脚耳

五問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一節內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既曰無陽不可

發汗方中桂枝麻黃石膏生薑能不發汗耶 答 太陽病風傷衛則用桂枝湯解肌寒傷榮則用麻黃湯發汗

風寒兩傷榮衛而加煩躁則用大青龍湯峻發其汗此定法也於中復有最難用法一證如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謂風多寒少也風多則麻黃湯為不可用寒少則桂枝湯必不能去寒加以脈見微弱其人胃中復無津液是汗之固萬萬不可欲不汗其微寒終不外散雖有桂枝二麻黃一之法施於此證尚不中窾何者桂枝二麻黃一但可治熱多寒少而不可治脈微弱故耳於是更改麻黃一為越婢一亦微發於不發之中越婢者不過麻

黃石膏二物。形容其發散之柔緩。較女婢尤為過之。正可勝微寒之任耳。所以然者。以石膏能解陽明之熱。熱解則津液復生。而不名無陽。適得天然妙合之法也。此仲景之精義乎。

六問 傷寒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既寒去欲解。不用藥可矣。必用小青龍湯何也。答 傷寒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此水寒相搏。而傷其肺也。傷寒發熱。水停心下。故不渴。內水與外寒相得益彰。至服湯已而渴。明是表藥之甘溫克勝其外寒之寒。所以知其證為欲解。然尚未解也。何以故。外寒為內水所持。開解最難。故必更用小青龍湯。逐其寒從外出。水從下出。斯一舉而兩解無疑耳。倘不具然。縱外寒漸散。其水氣之射肺中者。無由得出。異日豈不為喘喘之人乎。

七問 太陽病。脈浮發熱。無汗。發熱身疼。痛云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衄家不可發汗。而巳解。不用麻黃可也。何復用耶。答 衄家不可發汗者。乃不病傷寒之人。平素慣衄。及病傷寒。不可發汗。所謂奪血者。無汗強發其汗。使動其血。如下厥上竭之類也。傷寒之人。寒氣深重。其熱亦重。熱迫血行。因而致衄。衄乃解者。不過少解其煩。未解深重之寒也。故必再用麻黃湯。以發其未盡之沉滯。一以盡撤其邪。一以免其再衄。此定法也。仲景復申二法。其一云。太陽病。脈浮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此則不用麻黃湯也。曰身無汗。必係已用麻黃湯而未得汗。然亦足以推發其勢。而致自衄也。以其人既無發煩自暝之證。則一衄而邪從外解矣。何苦復用麻黃湯耶。其二云。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此因全不發其汗。因而致衄。是一血不能盡撤其邪。仍當用麻黃湯以發之。邪始撤也。參二條。以會用法之意。無疑惑矣。至於審邪勢之微甚。以分用劑之大小。更不待言矣。

八問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發汗後。桂枝既不可行。麻黃可行耶。無大熱。石膏可行耶。義不可知也。答 治傷寒。先分榮衛受邪。桂枝湯與麻黃湯。一彼一此。割然中分。果真為麻黃湯證。斷無混用桂枝之理。故發汗以後。得汗而熱少除。但喘尚未除者。更與麻杏甘石湯治之。則愈。此

中頗有真義。蓋太陽之邪。雖從汗解。其熱邪襲入肺中者。無由得解。所以熱雖少止。喘仍不止。故用麻黃發肺邪。若上下肺氣。甘草潤肺。石膏清肺熱。即以治太陽勝於經。燥通治手太陰肺經。亦為天造地設之良法也。倘更

誤行桂枝而不寒肺氣而吐瀉服之必識此意然後不可更行桂枝之戒愈覺深切者明耳

九問 血弱氣虛一節有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高指表耶下指脇耶 答 高不指表下不指脇要如此乃為婦人經水適來適斷之詞經水適斷之後豈非血氣弱盡乎因少陽熱邪盡入血室逼其經血妄行致成此證蓋少陽膽藏於厥陰肝葉之內藏府相連與太陽陽明兩陽各為一區却與少陰太陽相連者迥殊所以太陽陽明之府邪不能襲入於藏而少陽之府邪與藏相連漫無界限其熱邪之在脇者迫血妄行必痛連腹中見經血雖止而腹痛猶不止耳高指脇也下指腹也邪在兩脇已搏飲上逆痛在腹中又濁氣上干所以其證嘔逆特甚但不可因其痛在腹中遂指為厥陰見證誤用吳茱萸等湯治嘔桂枝大黃等湯治痛仍用小柴胡湯治其脇不治其臟延為不誤此是啞緊叮嚀言外見藏府同治必領府邪入藏而成兩感水漿不入形體不仁有必至矣仲景不能盡所欲言但以小柴胡湯主之一語砥柱狂瀾也

十問 小柴胡湯法去滓復煎必有其義 答 用小柴胡湯必去滓復煎此仲景法中之法原有與義蓋少陽經用藥有汗吐下三禁故但取小柴胡湯以和之然一藥之中柴胡欲出表黃芩欲入裡半夏欲積痰紛紜而動不和甚矣故去滓復煎使其藥性合而為一漫無異同俾其不至僨事耳又和於表亦非和於裡乃和於中也必煎至最熟令藥氣併停胃中少頃隨胃氣以散表裡而表裡之邪不覺潛消默奪所以方中既用人參甘草又復加生薑大枣不厭其複全藉胃中未真之氣為斡旋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走耳試即以仲景印仲景三黃附子湯中以其人陽邪入陰而熱熾非三黃不能除熱其人復真陽內微而陰盛非附子不能回陽然必各煎後乃得以各行其事而復煎以其行其事之義不亦彰彰乎

十一問 太陽病外證未解而復下之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裡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此理中加桂枝也設遇此證解表用桂枝可也協熱利而用理中人所不敢仲景神門必有妙義者歟 答 太陽總表邪未解而誤下以致協熱而利心下痞硬設腹中利止則裡邪可從裡解乃利下不止是裡邪漫無解期也設胸中結開則表邪可從表解乃心下痞硬是表邪漫無解期也此際欲解表裡之邪全藉中氣為敷布夫既上下交征不已中氣且有立斷之勢其能解邪開結乎故舍桂枝人參湯一法更無他法可用者若以協熱之故更清其熱斯

殆矣愚每用此法病者得藥腹中即響若雷奔頃之痞硬開下利止捷於反掌可見握樞而運真無為之上理矣  
按瀉心湯中治痞硬下利用甘草乾薑又參各有其義從未有用木之法也此因下利不止恐其人五臟氣絕  
於內不得已而用木故不曰桂枝理中湯而更其名曰桂枝人參湯豈非謂表邪未盡不可以用木立法耶後人  
陶節菴製疎邪實表湯以代桂枝湯竟推重白朮為君主坐令外感內傷混同用藥此等微細關頭不可不辨  
十二問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裡有寒白虎湯主之寒字誤耶浮滑之脈不應有寒也 答 脈滑為裡熱浮滑  
則表亦熱所以仲景白虎湯證又云熱結在裡表裡俱熱可為互證矣寒字勿泥即謂外感之寒入裡而生其在  
裡之熱亦可

十三問 陽明病心下硬滿者不可攻之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與調胃承氣湯硬滿似重於心煩何心煩可下  
而硬滿不可下也 答 心下正胸膈之間而兼太陽故硬滿為太陽陽明之傷不可攻之攻之利逆不止者危  
至於心煩一證乃津液內耗太率當調其胃然尚有重傷津液之慮若不由吐下所致是津液未虧反見心煩者  
其為邪熱灼胃宿矣當用調胃承氣夫復何疑然曰與亦似少少和胃以安津液之法非下法也

十四問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觀急字似不宜緩其證不過口乾燥而且病屬少  
陰少陰又不過二三日非十餘日之大滿大實有此神見而使用承氣耶 答 少陰病得之緩二三日即口燥  
咽乾其人腎水素竭可知故宜急下以救腎水少緩須臾癯乾杯罄救無及矣所以陽明有急下三法以救津液  
少陰有急下三法以救腎水皆動關性命所謂如救頭燃何商量等待之有耶此與大滿大實之條大瀉懸絕所  
當辨之於早矣

十五問 脈濡而弱反在關濡反在竈此一節有闕文否 答 叔和以濡弱微滑之脈見為陽氣與陰血兩虛  
分類於不可發汗不可下二篇之首推其所以不可汗下之故豈非以陽證陰脈乎而陽證陰脈太率歸重在陽  
微一過觀下文云陽微發汗躁不得眠又云陽微不可下下之則心下痞硬差可觀矣其中風汗出而反躁煩一  
證最為扼要見無汗之躁煩用太青龍湯不對且有亡陽之變况於有汗之燥煩其亡陽實在轉盼間此即因真  
武湯而思不及奈何可更汗而下乎本非闕文但叔和未曾仲景之意類此不一而足反覺重複纏繞而今讀若

法然耳

十六問 脈雙弦而遲者必心下硬。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也。宜大承氣湯。設遇此證果可下否。答 脈雙弦而遲。謂左右皆然。乃陰寒內凝。所以心下必硬。其脈其證必因誤下。邪未盡退。而反致其虛寒也。仲景金匱方論云。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虛脈。所以於結胸條論脈。謂太陽病脈浮而動數。醫反下之。動數變遲。一以誤下而雙變雙弦。一以誤下而脈變遲。可互證也。結胸條以其人邪結在胸。不得已用大陷胸湯。滌去胸間之邪。則與用大承氣湯。攻腸中之結者異矣。然且脈浮大者。切不可下。下之則死。是并陷胸湯亦不可用也。垂戒甚明也。雙弦脈即欲用下。當微用溫藥下之之例。今反謂宜大承氣湯下之者。何耶。至於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明謂傷風有寒。屬太。青龍湯證。其不可下。更明矣。兩段之文。迥不相侔。叔和彙湊一處。指為可下之證。貽誤千載。誠斯道之厄也。尊問不敢行其所疑。具過人之識矣。故脈





南昌喻昌嘉言甫著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尚論諸方大意

仲景一百一十三方用本草九十一種耳。仲景上過神農本草經藥三百六十五種，效用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數，應三才而合四時，妙義開天也。仲景取述神農本草經藥品，總九十一種，入傷寒論中，輔相裁成，有合六經之大綱者，有合六經之一目者。蓋神農百病兼收，而仲景則由六經以例百病，所以於上古本經取裁九十一種，用之不盡萬世。而後星日灼然，聖之又聖者矣。梁陶隱君別錄錄之為七百三十種，迨唐本圖經證類，宋嘉佑政和旁收編錄，於是旁門技徑各自成名者多矣。而仲景官牘生色，間出英賢數十輩，尤為不識大識小，總計一千七百四十六種病，雖百疾，藥無纖漏。天下後世本賴焉。然一千七百四十六種顯現億兆，如同一日昭示，乃至漸推漸廣，觀察盡矣。向獨仲景九十一種賢哲徒生，豈識厥旨。昌也晚進無識，手集神農本草經編以傷寒論中藥品為主，其晉唐以後諸賢發種傷寒論全方，有得者亦一一錄出，而昌亦少步尚論諸方之後，總欲門下好學，隨證問藥，一目瞭然，無檢書之苦，難是尅耳。

太陽經風傷衛方

辨申風證用桂枝湯解肌大綱總法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芍藥三兩味甘草二兩炙生薑三兩切大枣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歎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發熱，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淋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復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夜服，周時視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止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當發惡寒，漸漸惡風，翕翕發熱，宜桂枝湯。風之傷人也，頭先受之，故令頭痛。風在表則表實，故令發熱。風為陽氣，亦為陽，同類相從，則傷衛外之氣。衛傷則無以固衛津液，故

令汗出其惡風者衛氣不能衛也其脈緩者衛氣不能鼓也上件皆太陽病故曰太陽中風桂枝辛甘平則能解肌甘則能實表內經曰辛甘發散為陽故用之以治風然恐其走泄陰氣故用芍藥之酸以收之佐以生薑甘草大棗此發散而兼和裡之意是方也惟表邪乃可用之若陽邪去表入裡裡作燥渴二便澀結此宜承氣之時也而誤用之則反矣昌按承氣之誤庸者固然而上者誤在微細仲景諄切不似此項逐條本文詳玩始獲凡桂枝湯病症者常自汗出小便不數手足溫和或手足指稍露之則微冷復之則溫渾身熱微煩而又憎寒始可行之若病者無汗小便不數手足溫和或手足逆身冷不惡寒反惡熱或飲酒後慎不可行桂枝湯也脈緊必無汗有汗不可謬作桂枝症此脈與症仲景說得甚明後人者不悉所以不敢用此方假令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酒漸惡寒也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此謂元氣受病而然也又曰陽微則惡寒陰微則惡熱醫既汗之使陽氣微又天下之令陰氣弱此謂醫所使也大抵陰不足陽往從之故陽內陷而發熱陽不足陰往乘之故陰上入陽中則惡寒舉此二端明白易曉何憚而不用桂枝湯哉仲景治表虛製此湯桂枝味辛熱發散助陽體輕本乎天者親上故桂枝為君芍藥甘草佐之如陽脈微陰脈弦腹中急痛乃製小建中湯以芍藥為君桂枝甘草佐之一則治其表虛一則治其裏虛故各有主用也以桂枝易肉桂治傷寒腹痛神品藥也如夏中熱腹疼少加黃芩去桂痛立止桂於春夏二時為禁藥按經云桂枝入咽陽盛則斃春夏發者為禁藥也桂能動血血熱者為禁藥也木得桂而死肝不足者為禁藥也

桂枝湯有禁用三法辨證本文

汗後水氣上逆有禁更汗增滿一法辨證并

中風病主用桂枝湯解肌和榮衛七法辨證并

云當發汗更發汗宜桂枝湯者數方是用桂枝發汗也復云無汗不得用桂枝又曰汗家不得重發汗又曰發汗過多者都用桂枝甘草湯是閉汗也一約二用如何說得仲景發汗舉本單出汗之義相通為一答曰本草云桂味辛

甘熱無毒固為百藥之長通血脈止煩出汗者是調血而汗自由也仲景云臧無他病發熱自汗者此衛氣不和也

人自汗者為病風寒風則汗下流以衛氣不和也

和則汗自出矣風邪由此而解非桂枝能發汗也

人自汗者為病風寒風則汗下流以衛氣不和也

和則汗自出矣風邪由此而解非桂枝能水腫理發出汗也以其因開腠理而發汗也  
汗孔也昧者不解開汗之意凡是病者俱用桂枝湯發汗若與中風自汗者合或如符鼓因見其取效而病愈則曰  
此桂枝發出汗也遂不問傷寒無汗者亦與桂枝湯誤之甚矣故仲景言無汗不得服桂枝是閉汗孔也又曰發汗  
多又手冒心心悸欲得按者用桂枝甘草湯是亦閉汗孔也又曰汗家不得重發汗若桂枝湯發汗是重發汗也凡  
桂枝條下言發汗當認作出字是汗自然出也非若麻黃能開腠理而發出汗也本草出汗二字上支有通血脈一  
句是非三焦衛氣皮毛中藥是為榮血中藥也如是則出汗二字當認作榮衛和自然汗出非桂開腠理而發出汗  
也故後人用桂治虛汗讀者當逆察其意則可矣噫神農作於前仲景述於後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不解肌或誤汗病邪入裡用五苓兩解表裡二法 一法水逆用之多服暖水汗出愈 一法脈浮小便不利微熱  
消渴者用之

五苓散方 猪苓十八錄 茯苓十八錄 澤瀉六錄 白朮十八錄 桂枝半兩 右五味為散以白飲和服方寸七日二多

服暖水汗出愈

不解肌而誤發大汗且變逆有殺亡陽漏風二法 一法真武湯 一法桂枝加附子湯

真武湯方 此本少陰經之神方并加減法而太陽上篇先錄之至太陽下篇尤宜緊要先同錄此

茯苓三兩芍藥三兩生薑五兩 白朮二兩附子一枚 炮心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去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

服

桂枝加附子湯 於桂枝湯內加附子一枚餘依桂枝湯法

不解肌而用燒鐵取汗寒入核起皮核止變一法

桂枝加桂湯更加桂 於桂枝湯方內更加桂枝二兩

中風肌未解不可下宜用桂枝湯解外一法

桂枝湯 方見前

不解肌反誤下邪不服者更下藥內更加桂枝湯一法 即桂枝大黃湯之互詞因上衛陽位故兩解之也不上

向人論 卷三 太陽傷風方

衝者不用此方。

不解肌反誤下。心痞。用溫補約。兩解表裡一法。

桂枝人參湯 即理中加桂枝而易其名也。桂枝細切甘草四兩白朮三兩人參三兩乾薑三兩 右五味以

水九升。先煎四味取五升。內桂枝更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或問大柴胡瀉也。桂枝人參湯補

也。何為皆治下利。心下痞硬。曰。此非裡熱。乃下之早。因作痞。裡虛協熱而利。表又不解。故與桂枝人參湯。和裡解表。

若夫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嘔吐而下利。表和而裡病也。以心下痞硬。故為實。當以大柴胡下之。二者心下

痞硬雖同。而虛實之症有別。故用藥有攻補之異。

不解肌反誤下。邪入陽明。變用太陽兩解一法。

葛根黃連黃芩湯方 葛根半斤黃連二兩黃芩三兩甘草二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減二升。內諸藥

煮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不解肌反誤下。宜辨陽實陽虛。加減桂枝湯一法。

桂枝去芍藥湯 下之後。脈促胸滿。於桂枝湯內去芍藥一味。餘依桂枝湯法。

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方 下之微惡寒。於桂枝湯內去芍藥。加附子一枚。

不解肌反誤下。陽邪作喘。有用桂枝加行氣藥一法。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於桂枝湯方內加厚朴二兩杏仁五十枚。餘依桂枝湯法。

中風病不解。熱結膀胱。下血。有宜先表後裡一法。

桃核承氣湯 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宜桂枝湯。外解已。少腹急結。可用此攻。桃仁五十枚桂枝二兩黃芩芒硝

二兩甘草二兩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方食。溫服五合。日三服。當微利。

中風病不解。熱蓄血。明辨脈症。用抵當湯二法。一法發狂蓄血重症。一法再辨脈症法中之法。

抵當湯方 水蛭三十枚蟅蟲三十枚去大黃三兩桃仁三十枚 右四味為散。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

中風病下後復汗因虛發見先汗解後議下。一法連內經虛者實之之義汗法下法並不出方者論用藥表無過此  
桂枝湯 陽脈微者用此 方見前

中風病表裡已虛餘邪未解解脈用治迥異初病一法。

調胃承氣湯 陰脈微者宜此 方見後

中風病嘔利痞滿表解可攻與攻胃實迥異一法。

十棗湯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 大棗擘 右上三味等分各別搗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十

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病人服半錢溫服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

後糜粥自食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發熱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硬滿引脇下痛或嘔短氣汗出不惡寒

此表解裡未和也十棗湯主之。按太棗純得土之中氣兼感天之微陽以生故味甘氣平又溫氣味俱厚

也入足太陰陽明經經曰裡不足者以甘補之又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甘能補中溫能益氣甘溫能補脾胃故主

治中中補脾補中益氣此方三味皆峻利故用肥棗十枚蓋棗大者大發鉅橋之意所以題之曰十棗湯表其因

之重也 按神農本草經云芫花味苦寒主傷寒溫瘧下十二經水破積聚大攻癥瘕湯滌腸中留癖飲食寒熱邪氣

利水通仲景本方取用正取此義後人乃遂改芫花何也即曰芫花別錄亦云能消胸中痰水五藏五水然本經云

味辛溫全與芫花不同且亦并不云主傷寒溫瘧等症也權移通用殊非仲景立方本旨不可不辨 仲景傷寒論

以芫花治利者取其行水也水去則利止用當斟酌不可過便須有是症乃用 或問乾嘔脇痛小柴胡十棗湯皆

有之一和解一攻伐何也蓋小柴胡症邪在半表半裡開外有寒熱往來內有乾嘔諸病所以不可攻下宜和解以

散表裡之邪十棗湯證外無寒熱其人熱熱汗出此表已解也但頭痛心下痞硬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者邪熱內

蓄而有伏飲是裡未和也與十棗湯以下熱逆飲有表症而乾嘔脇痛者乃茶胡湯症無表症而乾嘔脇痛者即十  
棗湯症也上文所言頭痛者乃飲家有此症不可以常法拘仲景所以述此者恐後學見其頭痛以為表不解不敢

用也 或問同是心下有水氣乾嘔欬喘一用小青龍湯主之一用十棗湯主之何也蓋小青龍治未發散表邪使水氣自毛竅而出乃內經所謂開鬼門法也十棗湯驅逆裡邪使水氣自大小便而泄乃內經所謂潔淨府去陳莖法也夫飲有五皆內飲水塊外受濕氣鬱蓄而為留飲流於腸則為支飲令人發喘寒吐沫甘寒流於肺則為懸飲令人咳唾痛引缺盆流於心下則為伏飲令人胸滿嘔吐寒熱眩暈流於腸胃則為痰飲令人腹鳴吐水胸脇支滿或作泄瀉或浮或瘦流於經絡則為溢飲令人沉重法痛或作水氣附腫元花大戟甘遂之性逐水洩濕能直達水飲窠囊隱僻之處但可徐徐用之取效甚捷不可過劑洩令真元也陳言三因方以十棗湯為未用棗肉和丸以治水氣喘急浮腫之症蓋善變通者也昔杜任問孫兆曰十棗湯究竟治病孫曰治太陽中風表解裡未和也杜曰何以知裡未和孫曰頭痛心下痞滿脇下痛乾嘔汗出此知裡未和也杜曰公但言病證而所以裡未和之故要緊處總未言也孫曰某嘗於此未決願聽開諭杜曰裡未和者蓋痰與水氣壅塞中焦故頭痛乾嘔短氣汗出是痰肺也非十棗不治但此湯不宜輕用恐損人於後急用者慎之 大抵痰亦水濕之病耳蓋痰涎之為物隨氣升降無處不到入於心則迷竅而成癩癩妄言妄見入於肺則塞竅而成欬唾稠粘喘急背冷入於肝則留伏蓄聚而成脇痛乾嘔寒熱注米入於經絡麻皮頭痛入於筋骨則頭項胸背脇腰手足牽引隱痛然治痰須治其本痰之本水也濕也得氣與火則凝滯而為痰為飲為涎為涕為瀉故十棗湯逐水去濕正所以治痰膈耳

大陷胸湯方 大黃六兩芒硝一升甘遂一錢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煎大黃取二升去滓內芒硝一兩沸內甘

遂末溫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結胸兼涉陽明仍用本湯

大陷胸丸 結胸似涉柔痙煎服 大黃半斤芒硝半斤杏仁半斤去皮 芒硝半斤 右四味搗篩二味內杏

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七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一宿乃下如不

下更服取下為效禁如藥法 結胸項強者胸滿硬痛能仰而不能使也有汗強項為柔痙此雖有汗其項強乃胸

中滿實而不能使非是中風痙急故曰如柔痙不用湯液而用丸劑蓋湯主滲滌用大陷胸湯以其從心下至少腹

皆使實三焦皆實故用湯以瀉之此惟上焦滿實用湯液以瀉傷中下二焦之陰故用丸以攻之 按產音癡惡也當

作癘音極風強病也

太陽經傷寒方

辨傷寒證用麻黃發汗大綱總法

麻黃湯方 麻黃<sub>去節</sub>桂枝<sub>去皮</sub>甘草<sub>炙</sub>而杏仁<sub>去皮</sub>剉碎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麻黃湯主之 按太陽少陰有身熱而無頭痛蓋二經皆不主頭故也厥陰有頭痛而無身熱若身熱而又頭痛屬太陽經也 傷寒頭痛屬三陽乃邪氣上攻也太陽專主頭痛陽明少陽亦有之 二陰無頭痛蓋太陽少陰二經至胸而還惟厥陰循喉嚨上入頰頰出額會於顛故亦有頭痛傷寒頭痛太陽經居多頭角痛屬少陽經頭額痛及鼻屬陽明經頭項痛屬厥陰經 足太陽起自內眥循頭背腰膈故所過疼痛不利寒邪外束人身之陽不得宣越故令發熱寒邪在表不能住寒故令惡寒寒主閉藏故令無汗人身之陽既不得宣越於外則必壅塞於內故令作喘寒氣則動故令脈緊 仲景治傷寒無汗用麻黃有汗用桂枝歷代名醫未有究其精微嘗釋言之似有一得云津液為汗汗即血也在榮則為血在衛則為汗夫寒傷榮榮血內澇不能外通於衛意氣固閉津液不行故無汗發熱而憎寒夫風傷衛衛氣外泄不能內護於榮榮氣虛弱津液不固故有汗發熱而惡風然風寒之邪由於毛皮而入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衛氣已羅一身天之象也是症雖屬乎太陽而肺實受邪氣且證時兼面赤喘鬱咳嗽以及痰喘而胸滿者非肺病乎蓋毛皮外閉則邪熱內攻而肺氣積鬱故用麻黃甘草同桂枝引出榮氣之邪達之肌表佐以杏仁泄肺而利氣是則麻黃湯雖太陽發汗重劑實為發散肺經火鬱之藥也

辨脈浮宜用麻黃湯發汗一法

即脈不緊但浮及浮數俱必用此

辨傷寒欲傳不傳心悸而煩宜用建中一法 太陽中篇連大綱止此三法

變法用桂枝湯加減七法



小建中湯

桂枝二兩芍藥六兩甘草二兩生薑三兩膠飴一升大棗十二枚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

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者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按山僻絕無醫藥之區每遇頭痛發熱

用鹽法山椒炒雞炊飯一飽津津發汗豈非得建中意乎

服麻黃湯得汗後察脈辨證有次第不同三法

一法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方見上篇再按發汗已解因表疎外邪內襲可更

發汗宜桂枝湯仲景意中蒼草已慮其正虛桂枝解肌誠正法也昌欲表虛之體少和人参助正驅邪免致再襲三

襲留連而至殆耳畧加人参托出其邪豈不善乎粗醫不行微汗輒至表疎邪入汗而又汗輒轉增變卒至其後可

為寒心

一法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宜表裡兩解五苓湯方見上篇

一法汗出而渴五苓散不渴者茯苓甘草湯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三兩桂枝二兩生薑三兩甘草一兩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辨脈浮緊

浮數尺脈反遲反微不可發汗二法再按二條但論其法然無藥也宜用建中湯生且津液津液充則穀氣傳腎

而生精血所以自致表裡俱實使自出汗而愈可見津液精血人身之至寶也

服麻黃湯汗後病不解有惡寒惡熱不同治一法

芍藥甘草附子湯方 惡寒者虛也芍藥三兩甘草二兩附子一枚炮去皮八片已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

合去滓分溫服

調胃承氣湯方 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此方 大黃兩去皮芒硝半斤甘草二兩右三味以咀

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上微火煮令沸少溫服

服黃麻湯後身痛脈沉遲者宜行補散一法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方 桂枝三兩芍藥四兩甘草二兩人參三兩生薑四兩大棗十二枚右六味以

係表邪未盡此又加人參以藥生薑以益血何也曰表邪盛則身疼血虛則身亦疼其脈浮緊者邪盛也其脈沉微者血虛也感者損之則安虛者益之則愈仲景凡言發汗後以外無表證內無熱證止餘身疼而已若脈稍浮盛則為表邪未盡解今言脈沉遲此血虛而致然也故加人參以藥生薑以養血服麻黃湯後不可誤用桂枝及飲水灌水過多一法

麻杏甘石湯方 治喘飲水灌水 麻黃四兩杏仁五十燄十甘草二兩石膏碎斤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

黃減一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

本麻黃湯證誤下表邪未盡氣逆喘一法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誤下變喘 方同前

服麻黃湯後有陽氣暴虛又手自冒心悸及耳聾無聞二法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四兩甘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按心下悸及耳聾無聞皆陽

氣暴虛仲景止用桂枝甘草二味補虛之義顯明易見如三證大虛又必多人參矣

服麻黃湯後有陽氣暴虛陰邪上逆臍下悸腹脹滿二法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欲作奔豚預投其邪 茯苓半斤桂枝四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 右四味以甘瀾

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作甘瀾法取水三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

珠子五十顆相逐取用之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方 汗後腹脹滿 厚朴半斤生薑半斤甘草四兩半夏半斤人參一兩 右

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服麻黃湯後不蘇誤下津乾飲結胃困變症一法

生薑瀉心湯方 生薑四兩甘草三兩人參三兩乾薑一兩黃芩三兩半夏半斤黃連一兩大棗十二 右八味

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誤下成痞用瀉心湯方次第不同四法

一法誤下後再誤下客熱虛痞用甘草瀉心湯

一法誤下後復發汗惡寒先解表用大黃黃連瀉心湯

一法上有陰氣協熱邪作痞用大黃黃連瀉心湯矣而陰氣乘陽虛作痞用附子瀉心湯

一法上有陰而不痛者用半夏瀉心湯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黃芩三兩半夏半升大棗十二枚乾薑一兩黃連一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

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病在表而反下之則逆矣下而虛其中氣則表邪乘之而入虛不任邪令人

謂之拔熱利也火性急速穀雖入而未及化故穀不化虛陽上迫故令腹中雷鳴中虛不能化氣故令痞硬而滿胃

虛客氣上逆故令乾嘔心煩不得安人參甘草大棗胃虛之聖藥也半夏乾薑嘔逆之聖藥也黃連黃芩痞熱之聖

藥也 相傳伊尹湯液原有甘草瀉心湯治證同上仲景本此方而但去人參可見先哲皆有祖述不似後人一味

臆騖此云去人參 海云伊尹湯液此湯七味今監本無人參脫之也此為定衡

大黃黃連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黃連一兩 右二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按結胸之脈

沉實其病謂之實邪故下之也急痞氣之脈關脈必浮其病謂之虛邪故下之也緩彼用大黃則煎之乃取其氣味

厚此用大黃則漬之取其氣味薄也 大黃乃足太陰手足陽明手足厥陰五經血分之藥凡病在五經之血分者

宜用之若在氣分用之是謂誤伐無過矣故仲景言治心下痞滿按之軟者用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此正瀉脾胃

之濕熱非瀉心也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則作痞滿乃寒傷榮血邪氣乘虛結於上焦胃之上脘在於心故曰瀉心實

瀉脾也素問云太陰所至為痞滿又云濁氣在上則生腹脹是為病於陽而反下之則成結胸乃熱邪陷入血分

亦在上脘分野大陷胸湯丸皆用大黃亦瀉脾胃血分之邪而降其濁氣也若結胸在氣分則只用小陷胸湯痞滿

在氣分則用瀉心湯矣腫音腫肉 腫起也 麻沸湯即熱湯一名百沸湯一名太和湯味甘平無毒主治助陽氣通經絡

附子瀉心湯方 大黃二兩黃連一兩黃芩一兩附子一枚炮去皮 右四味初三味以麻沸湯二升漬之絞去

滓內附子汁分溫再服 按心下滿而痛者為實為結胸硬滿不痛者為虛為痞氣不滿不痛但煩悶者為支結

保命集云此方行氣於四臟若而大陷胸湯皆熱也故攻痞之藥皆寒劑其一加附子是以辛

熱佐其寒涼欲令開發痞之掃蕩結滯非攻寒也先發汗或下後陽氣虛故惡寒汗出太陽證云於汗後惡寒者固也此加附子恐大黃黃連損其陽也非補虛也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半斤 黃芩三兩 乾薑三兩 甘草二兩 人參三兩 黃連一兩 大棗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

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至於下後亦氣虛理亦有陰陽之異若下後陽邪傳裡者則結於胸中為結胸以胸中為陽受氣之分與大陷胸湯以下其結陰邪傳裡者則留於心下為痞以心下為陰受氣之分與半夏瀉心湯以通其痞

服瀉心湯痞不解煩渴小便不利用五苓兩解表裡一法 前第九條五苓湯方兩解表裡於此更治痞滿服瀉心

湯後誤下利不止宜治下焦一法

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一斤 禹餘糧一斤 已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三服 下之利不止

者下之虛其裡邪熱乘其虛故利虛而不能禁固故不止更無中焦之症故曰病在下焦濕可以固脫故用赤石脂重可以鎮固故用禹餘糧然惟病在下焦者可以用若病在中焦而誤以為虛者則二物之氣益壞於中氣實者固而瀉之則邪無自而泄必增腹脹且痛矣慎之慎之 舟按難經曰中焦者在胃中脘主腐熟水穀下焦者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以傳道也靈樞曰水穀者常居於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小腸而成下焦滲而居下濟心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然則利在下焦者膀胱不滲而大腸滑脫也禹餘糧甘平消痞硬而鎮定其臟腑赤石脂甘溫固陽虛而收其滑脫也若膀胱不滲水穀不分更當導利小便令分清之使府司各行其事始無餘治而愈也

汗吐下解後餘邪伏飲作痞用旋覆代赭石湯一法

旋覆代赭石湯方 旋覆花三兩 人參二兩 生薑五兩 代赭石一兩 半夏半斤 甘草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

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汗吐下而解則中氣必虛虛則濁氣不降而上逆故作痞

硬逆氣上干於心心不受邪故噫氣不除內經宣明五氣篇曰五氣所病心為噫是也旋覆之鹹能軟痞硬而下氣

代赭之重能鎮心君而止噫薑夏之辛所以散逆參甘大棗之甘所以補虛或曰汗吐中虛肺金失冷肝氣乘脾而

作上逆逆氣于心心病者噫此方用代赭石所以鎮心亦所以平肝也亦是究理之論 昌用此方治反胃多痰氣逆并噦者愈于人矣

傷寒下早亦成結胸之證四法

一法辨大結胸用大陷胸湯

熱實脈沉緊心下痛按之硬水飲結在胸脇主大陷胸湯原文

一法辨小結胸用小陷胸湯

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微滑發熱微惡寒頭疼微嘔心下支結用柴胡桂枝湯原文

一法熱結在裡與結胸異治

一法辨邪熱在表心下支結但治其表

小陷胸湯方 黃連一兩半夏半斤枳實大棗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芫芫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分

溫三服

大陷胸湯方 水飲結在胸脇仍用此方 方見前

柴胡桂枝湯方 不宜大小陷胸之法用此方 柴胡四兩黃芩一兩人參一兩桂枝一兩甘草一兩

半夏一兩生薑一兩芍藥一兩大棗六枚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服

辨傷寒太陽兼少陽連上其五法

小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黃芩三兩半夏半斤人參三兩甘草三兩生薑三兩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

升者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頭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原文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硬或心下悸

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湯主之原文 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合前成四兩半枳實根四兩若

加減苦胸中煩滿而不嘔去半夏加人參加枳實一枚

腹中痛去黃芩加茯苓四兩 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三兩溫服取微汗愈 若病者去人參加黃芩  
蓋加五味子半斤乾薑二兩 經曰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邪在表則寒邪在裡則熱今邪  
在半表半裡之間未有定處是以寒熱往來也邪在表則心腹不滿邪在裡則心腹脹滿今止言胸脇苦滿知邪氣  
在表裡也經曰湯入之陰則靜默默者邪方自表之裡在表裡之間也能食不能食煩不煩嘔不嘔皆因邪初入裡  
未有定處則所處不一故有或為之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正指此或為之證也  
傷寒陽脈濕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不瘥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小建中湯方 方見前

服小建中湯不瘥者蓋少陽傷木其脈弦木盛則土受尅故濕而急痛也故伐木以救土也

柴胡桂枝乾薑湯方 柴胡半斤桂枝三兩乾薑三兩黃芩三兩芍藥四兩牡蠣二兩甘草二兩 右七味以

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後服汗出使愈 按已發汗而復下之雖不  
生先發後攻之序及當汗而反下之宜然既汗之邪當自散若不待其全解後內實而復下之是猶傷於早也烏得  
不結然已發汗則邪勢已衰雖或失之下早故結亦當微也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

乾薑湯主之 原文

太陽病十日已來脈浮細而嗜臥者外解已也設胸脇滿痛者與小柴胡湯脈浮者用麻黃湯 原文 脈微細而嗜臥

者大邪已退血氣乍虛而支體倦怠也胸脇滿痛則少陽未除故與小柴胡以和之脈但浮則邪還表故與麻黃以

發之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方 柴胡四兩半夏六合龍骨半兩人參半兩鉛丹半兩茯苓半兩桂枝半兩生薑半兩

大黃二兩牡蠣半兩大棗六枚 右十一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內大黃切如棊子更煮一二沸去滓溫服一

升

辨下後胸滿煩躁身重因篤用此湯

病久脈代結心動悸宜補胃生津兼散邪用炙甘草湯一法

炙甘草湯方 甘草<sup>四兩</sup> 生薑<sup>三兩</sup> 桂枝<sup>三兩</sup> 麥門冬<sup>半斤</sup> 麻子仁<sup>半斤</sup> 大棗<sup>十二枚</sup> 人參<sup>二兩</sup> 生地<sup>一斤</sup> 阿膠<sup>二兩</sup>

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前約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烱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一名復脈湯

誤下利不止身疼痛宜先救裡後救表一法 先救裡用四逆湯

四逆湯方 甘草<sup>二兩</sup> 乾薑<sup>一兩</sup> 附子<sup>一枚</sup> 右三味為末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用大

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服後身疼痛使清自調意急救表用桂枝湯 方見上篇

辨誤下引邪內入用梔子湯取吐三法 病人黃微澹者不可服

一法下後煩滿不安用梔子厚朴湯

梔子厚朴湯方 梔子<sup>十四枚</sup> 厚朴<sup>四兩</sup> 枳實<sup>四兩</sup> 湯浸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三服溫進

一服得吐止後服

一法誤用丸藥大下身熱微煩用梔子乾薑湯

梔子乾薑湯方 梔子<sup>十四枚</sup> 乾薑<sup>二兩</sup> 右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止後服

一法大下後身熱心中結痛用梔子豉湯

梔子豉湯方 梔子<sup>十四枚</sup> 香豉<sup>一合</sup>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為二服

溫進二服得吐止後服

又本方二法

發汗若下煩熱胸中窒者用此方 原文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眠反覆顛倒懼懷者用此方 原文

又加味二法

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 於前方內加倍甘草

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 於前方內加倍生薑甘草

辨下後復發汗之脈證晝夜靜躁一法

乾薑附子湯方 晝日煩躁夜而安靜脈沉微身無大熱者 乾薑一兩附子破生用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頓服 按用薑附二味偏於辛熱者恢復重虛之陽而求以協和於偏勝之陰也

辨吐下後復汗身為振搖動惕久成痿廢二法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桂枝三兩白朮二兩甘草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

三服

辨傷寒熱厥小便反利為蓄血用抵當丸一法

抵當丸方上諸瀾 水蛭二兩蟅蟲二兩去翅 桃仁二兩燉 大黃二兩 右四味杵分為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

取七合脈平時當自下血若不下更服

辨傷寒風濕相搏身體煩疼脈證二法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細切兩附子三枚白朮二兩甘草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

分溫三服

去桂枝加白朮湯方 大便硬小便利者用此於桂枝附子湯方內去桂枝加白朮三兩餘依前法

甘草附子湯 甘草二兩附子一枚白朮二兩桂枝細切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

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妙 按上條項傷寒此條項中風無疑

本文痛不可近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語皆是中風可見風寒與溫相搏冬月若此而風與

溫濕熱濕相搏夏月及若被王叔和云傷寒所致太陽痙濕暈三種宜應別論以為與傷寒相似故此見之果何說

耶太陽經證痙濕暈居先傷寒證居後駁眩無定乃後代咸為取宗焉傷寒書誠疑而難讀之矣

辨傷寒發黃有寒濕相搏三法

麻黃連翹赤小豆方 麻黃二兩赤小豆一升杏仁四十枚連翹二兩連也大棗十二枚生薑二兩甘草一兩生梓

白皮 已上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黃再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半日服盡



瘀血在裡身必發黃用前方原文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六兩 梔子十四枚大黃三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內二味煮取三升去滓

分溫三服小便當利若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用前方原文

梔子柏皮湯方 梔子十五枚甘草一兩 黃柏二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身黃發熱者用前方 按熱已發出於外則與瘥熱不同正當隨熱勢而止散其黃俾不留於肌表也前條熱瘥故用

麻黃此條發熱及不用麻黃止所謂寒濕中求之不盡泥傷寒之定法矣此類太陽中篇惟仲景乃識其旨所謂者

何蓋四條已發於瘥濕賜三種瘥熱蒸黃之先凡近宜能窺乎至於總入陽明發黃尤為膚淡矣

附越脾湯方 麻黃六兩 石膏八兩 生薑二兩 甘草二兩 大枣十枚

大陽經風傷衛寒傷榮方 大青龍湯風寒兩傷大綱總法

大青龍湯 麻黃六兩桂枝二兩 甘草二兩 杏仁四升煅生薑三兩 石膏如雞子大 棗十枚 右七味以水九

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或微似汗出多者溫粉撲之一服汗者停後服汗

多亡陽逆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服青龍湯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用真武湯救之原文

真武湯方 茯苓三兩芍藥三兩 生薑六兩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洗去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

七合日三服 此乃少陰經之方先錄於此 按成註謂不久厥吐利無少陰裡證大誤無少陰證者但欲寐尚不

止少陰厥似况敢言不久厥吐利等耶 麻黃味甘溫桂枝味辛熱寒則傷榮必以甘緩之風則傷衛必以辛散之

此風寒兩傷榮衛俱病故以甘草相合而為發散之劑甘草味甘平杏仁味甘苦苦甘為助佐麻黃以發表去寒味

甘溫生薑味辛溫辛甘相合佐桂枝以解肌石膏味甘微寒而辛石膏為重劑而又專達肌表者也 大青龍湯發

汗之重劑非桂枝不同用之則逆則又有亡陽之失若厥微發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

也。傷寒發熱惡寒煩躁身不熱者發汗則愈。發熱已極一雨而涼其理可見也。若見其躁熱投以寒涼其

害豈勝言哉。中風脈浮緊傷寒脈浮緩。仲景以青龍對之。證候與脈相對無不應手而愈。風傷衛氣也。寒傷

榮血也。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寒邪居脈中。非特榮受病邪自內出。則併與衛氣犯之。則浸淫入骨。亦自有淺深也。

大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太青龍湯主之。原文。

傷寒脈浮緩身不熱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前湯發之。原文。太青龍湯。仲景治傷寒發熱惡寒煩躁者。則用之。

夫傷寒邪氣在表不得汗出其人煩躁不安身心無知之奈何。如脈浮緊或浮數者。急用此湯發汗則愈。若不浮緊

而數無惡寒身疼者亦不可用。所以脈證不明者多不敢用也。仲景治傷寒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桂枝

治中風麻黃治傷寒。青龍治中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三者如鼎立人皆能言之而不曉前人處方用意。故醫

逆多不用。昌謂脈緩而浮者中風也。故嘗言惡風。漸漸惡寒。翁翁發熱。仲景以桂枝對之。脈緊而滑者傷寒也。故有

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寒無汗而喘。仲景以麻黃對之。至於中風脈浮緊傷寒脈浮緩。仲景皆以青龍對

昌為究之。風傷衛則風邪干陽。陽氣不固發越而為汗。是以自汗是表虛。故仲景用桂枝以發其邪。芍藥以和其血。

蓋中風則病在脈之外。其病稍輕。雖曰發汗實解肌之藥耳。所以仲景於桂枝症云。令半身發熱微似有汗不可

如水淋漓。病必不除。可知中風不可大發汗。汗過則反動榮血。邪氣乘虛襲之。故病不除也。寒傷榮則寒邪入陰血

而榮行脈中者也。寒邪居脈中。非特榮受病邪自內作。則併與衛氣犯之。久則浸淫入骨。是以汗不出而熱。蓋說而

煩冤。仲景以麻黃發其汗。又以桂枝助其發散。欲滌除內外之邪。榮衛之病耳。大抵二藥皆發汗以桂枝發其衛之

邪。麻黃開榮衛之病。治具有淺深也。何以驗之。觀仲景第十九症云。病當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證

以衛氣不其榮氣和。諸故也。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又四十七症云。發熱汗出。此

為榮的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是知中風汗出者榮和而衛不和。又第一卷云。脈浮而緊。浮則為風

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俱病者即煩疼。當發其汗。是知傷寒浮緊者。榮衛俱病也。此麻黃湯中。并用桂枝。此

仲景之言也。至太青龍雖治傷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之病。然仲景又云。陽微惡風者不可服。脈之厥逆。便有筋湯

煩少熱四肢微厥脈浮而緩此傷寒見風脈也二者為榮衛俱病法宜大青龍湯

小青龍湯方 麻黃去節桂枝 芍藥酒炒 細辛 甘草炙 乾薑各三半夏 五味半斤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原文 或問小青龍與小柴胡證皆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原文 或問小青龍與小柴胡證皆

嘔而發汗表裡之證大概彷彿何故二方用藥之不同曰夫傷寒表不解裡熱未甚而渴欲飲水不能多不當與之

以腹中熱尚少而不能消水飲停蓄故作消症欬水寒作病非溫熱之劑不能解故用小青龍發汗散水原其理初

無裡症因水寒以致然也若小柴胡湯則係傷寒發熱之邪傳裡在於半表半裡之間熱氣內攻故生諸症是二症

雖曰表裡俱病至其中之寒熱則全不同故用藥有薑桂苓之異耳

乾薑附子湯方 乾薑 附子

下之後復發汗煩躁不得眠者乾薑附子湯主之原文 此當與梔子豉湯症參看蓋下後煩不得眠一也而用藥有

寒熱不同故爾 服薑附湯有二法一法當熱脈手少陰心也水色火熱服以接心火身表寒感外火少也寒從外

生熱從內消譬如凍死寒在外也一法當寒脈足少陰腎也寒邪入水令冷服以類腎水身表微熱內水多也熱從

外生寒從內消譬如飲冷寒在內也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 方見前

發汗後汗出而喘無大熱者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原文 予觀仲景常言發汗後乃表邪悉解止餘一症而已

故言更不可行桂枝湯今汗出而喘無大熱乃上焦餘邪未解當用此方以散之夫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乃桂枝症

悉具而加喘者用之註言汗出而喘以為邪氣壅塞非桂枝所能發散此誤也况身無大熱更無證何故復言表邪

必盛其後章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條下註曰汗下雖殊其不當損正氣則一其言有至理存焉可見汗後所註之

誤矣大抵當時因事發機前後失於照應故有此等之弊也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 甘草 大棗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原文 悸心動也怔怔忪忪不能自安也有氣虛而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甘草大棗湯主之。齋暇

茯苓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 桂枝 甘草 大棗

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方 厚朴 生薑 半夏 甘草 人參

汗後腹脹滿者。用湯主之。齋暇 或問太陽篇中發汗後諸症不言太陽病固所當然亦合列於傷寒之右。何故止言

發汗後腹脹者。厚朴半夏甘草人參湯主之。曰。凡言發汗後者。以外無表症。裡無表邪。止有腹痛一事而已。除此之

外。即獲全安。夫傷寒二字。豈可易言哉。其傳變吉凶。猶及掌耳。可與所餘一症而並例哉。其諸汗後不殊此意

芍藥甘草附子湯方 芍藥 甘草 附子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齋暇

四逆湯方 方見前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原文

五苓散方 方見前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燥。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

與五苓散主之。原文 水道為熱所蔽。故令小便不利。小便不利。則不能運化津液。故令渴。水無當於五味。故用淡以

治水。茯苓。猪苓。澤瀉。白朮。雖有或潤或燥之殊。然其為淡則一也。故均足以利水。桂性辛熱。辛熱則能化氣。內經曰。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用桂之意也。濁陰既出下竅。則清陽自出上竅。又熱隨溺而泄。則渴

不治。可以自除。雖然。小便不利。亦有因汗下之後。內亡津液而致者。不可以用五苓散利之。強利之。則重亡津液。益

虧其陰。故曰。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師又曰。太陽隨經之邪。直達膀胱。小便不利。其人如狂者。此太陽之邪。不傳他經。自入其府也。五苓散主之。是使陽邪由溺而泄耳。

發汗見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原文 按太陽標病。傳入標之本。發渴溺不利。以此散導之。邪自膀胱而出也。若

發汗見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原文 按太陽標病。傳入標之本。發渴溺不利。以此散導之。邪自膀胱而出也。若

未瀉妄用五苓散反引邪氣入裡而不能解也故易老云即太陽經之下藥也若傷寒太陽脈緊而渴者不宜用此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裡症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原文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躁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原文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  
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宜五苓散原文 或問上

條云小便數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嘗有四五日六七日不大便者即為攻之今言十日不更衣而不  
用攻伐何也曰此非結熱乃津液不足雖十日不更衣亦無所苦也經曰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瘥尚

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硬當問其小便日幾行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  
行即知大便不久出為小便數少以津液足胃中故知不久大便也夫不便者若有潮熱譫語可下之證者然後可

以攻之其不大便而無諸下症者此津液不足須當自審慎勿以日數久而輒為攻下也 五苓散為太陽裡之下  
藥也太陽高則汗發之下則引而竭之渴者邪入太陽裡也當下之使從膀胱出也 腎燥膀胱熱小便不利此葯

主之小便利者不宜用然太陽病熱而渴小便難利亦宜五苓散主之 當服不服則生何症答曰當服不服則穀  
消水去必致陽明燥火鬱胃發蓄故有調胃湯症此太陽入本失下也由不曾服五苓散故也 不當服服之則生

何症答曰不當服而服之是為犯本小便強利津液重亡侵陽之極則侵陰而成血症也輕則桃仁承氣湯重則抵  
當湯故五苓散調和陰陽者也乃太陽陽明之間故為調和之劑酒毒小便赤澀宜五苓散但熱在中焦未入太陽

之本小便自利而清乃津液已行者若與五苓散利之則重瀉腎水不惟重瀉腎水而酒毒之熱亦不能去以故上  
下不通而溺澀則為發黃症也若入血室則為蓄血用五苓散以瀉濕熱 太陽症傷寒自外入其標本有二說以

主言之膀胱為本經絡為標以邪言之先得者為本後得者為標此乃客邪之標本也治當從客之標本 又小腸  
火為本膀胱水為標乃寒毒之氣從標入本邪與手經相合而下至膀胱五苓散主之 以方內桂枝陽中之陽從苓湯

中之陰相引而下於本者出邪氣

火邪之氣從下之上以內為本水中有火火為客氣當尋其本兩腎相通又在下部責在下焦下焦如瀆相火明也生地黃黃柏主之邪從本受下焦火邪遺於小腸是熱在下焦填塞不便自內而之外也蓋生地黃柏黃連乃陰中之陽為裡之表藥若五苓之桂木澤瀉猪苓茯苓乃陽中之陰為表之裡藥也 治酒病宜發汗若止以五苓利小便火焰不肯下行故曰火鬱則發之至溫則散之是從其火化也乃知利小便濕去熱不去動大便尤為疎遠大便者有形質之物酒者無形水也從發而汗之最為之近以使濕熱俱去蓋治以辛溫發其火也佐以苦寒除其濕也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

桂枝二兩 甘草一兩 生薑一兩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原文

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水清入胃必作利也原文 全匱要略曰水停心下

甚者則悸厥雖寒勝然以心下悸為水飲內甚先與此湯治其水而後治其厥若先治厥則水飲浸清入胃必作下利 凡治悸其法或鎮固之或化散之惟飲之為悸甚於他邪雖有餘邪必先治悸何者以水停下無所不入侵於肺為喘嗽傳於胃為噦噎溢於皮膚為腫瀆於腸胃為利其厥之病甚重猶先治水况病之淺者乎

白虎湯方 石膏一斤 知母六兩 甘草二兩 粳米六合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實裡有寒白虎湯主之原文 按前篇云諸熱在裡表裡俱熱者白虎湯主之又曰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湯此云脈浮滑表有實裡有寒者必表裡字訛耳又陽明一症云脈浮濇表虛裡寒四逆湯主之又少陰

一症云裡寒外熱通脈四逆湯主之以此相參其說益明矣又陽明篇曰脈浮而疾者小承氣湯既用承氣湯是裡

熱也又厥陰篇曰脈滑而厥者裡有熱白虎湯主之是為滑為裡熱也明矣况知母石膏宜應以水濟水成八隨文

釋之謬也 海云此表有熱裡有寒非寒冷之寒寒邪之寒亦自有理可思

傷寒脈浮而厥者裡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厥陰 粳米本草諸家共言益脾胃如何白虎湯用之入肺以其陽明為胃

之經色為西方之白。故入肺也。然治陽明之經即在胃也。色白味甘寒。入手太淺。火以陰症。桃花湯。用此甘以補正氣。竹葉石膏。用此甘以補不足。東垣云。身以前胃之經也。胸胃肺之室也。邪在陽明。肺受火制。故用辛寒以清肺。所以號為白虎湯也。活人云。謂白虎湯。治中嗝汗後。一解表藥耳。非止傷寒藥也。而夏日陰氣在內。白虎尤宜戒之。夫白虎湯。具載仲景之書。症治昭然明白。何為非止傷寒之藥也。况傷寒論言無表症者。可與白虎湯。今云汗後一解表藥耳。於法既無表症。何解之有。又曰。夏月陰氣在內。白虎尤宜戒之。而明理論。又云。立秋後。不可服。秋則陰氣半矣。白虎大寒。若不能禁服之。而為噦逆。不能食。或虛羸者有矣。夫傷寒之法。有是症則投是藥。安可拘於時而為治哉。假如秋冬之間。患傷寒。身無表症。而大煩渴。於法合用白虎湯。可拘其時。何以措手。若以白虎為大寒。具感氣又何宜於冬月耶。既以夏宜戒。秋不可行。然則宜乎何時也。雖然。經云。必先歲氣。無伐天和。此言常也。假如賊邪變出。陰陽寒暑。亦當捨時而從症。宜可以時令拘哉。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譫語遺尿。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源垣云。入足陽明。手太陽。味苦寒。潤治有汗骨蒸。腎經氣勞。瀉心。仲景用此治不得眠者。煩躁也。煩者。肺也。躁者。腎也。以石膏為君。主佐以知母之苦寒。以清腎之源。緩以甘草粳米之甘。而使不速下也。經云。胸中有寒者。瓜蒂散吐之。又云。表熱裡寒者。白虎湯主之。瓜蒂知母。味皆苦寒。而治胸中寒。及裡寒。何也。答曰。成無已註云。即傷寒邪之毒。為熱病也。讀者要識之。如論語言亂臣十人。書曰。惟以亂臣。其能亂而四方亂皆治也。乃治亂者也。故云亂臣亂四方也。仲景所言。寒之一字。舉其初而言之。然病在其中矣。若以寒為寒冷之寒。無復苦寒之劑。兼言白虎症脈尺寸俱長。則熱可知矣。

白虎加人參湯五法 藥即湯見 許云。有人初病嘔吐。俄為醫者下之。已七八日。而內外發熱。予診之曰。當用白虎加人參湯。或曰。既吐復下。且重虛矣。白虎何用乎。予曰。仲景云。若吐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裡。表裡俱熱者。白虎加人參湯。正相當也。蓋嘔吐者。熱留胃脘。而致令虛火上逆。三投湯而愈。仲景既云傷寒。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表裡俱熱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又云。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又曰。脈浮滑。此以表有熱。裡有寒。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國朝林億校正謂。仲景於此表裡自差矣。余謂不然。大抵白虎能除傷寒中。既表裡發熱。

故前後二症或云表裡俱熱或云表熱裡寒皆可服之一種脈浮無汗其表不解全是麻黃湯為難症安可行白虎也林億見所稱表裡不同便謂之差是亦不思之過也張云用藥有遲速之弊故設法以關防法有關防不盡者則著方以拯治也便如上二條前條乃仲景設法以關防也後條乃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裡表裡俱熱時時惡風大渴口舌乾燥而煩飲水數升者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此二條乃著方以拯治也夫白虎湯專治大煩大渴古人設法之意惟恐表症未罷而輒用之治有太遲之弊若背微惡寒及時時惡風二症其中煩渴已甚非白虎不能過也必候表邪俱盡未免有太遲之愆也此乃法之關防不盡者故著方以拯治也而不著方必然違法此方法之妙所以不可偏廢也或問白虎湯仲景以表不解者不可與又時時惡風背上惡寒者此有表也以白虎主之何也蓋石膏辛涼解足陽明本經熱法於發熱潮熱表裡皆熱舌燥煩渴之聖藥也且時時者時或惡風而不常也背上惡寒者但背微惡而不甚也所以於感熱燥渴而用則無欵矣若夫表症惡寒常在背上惡寒而加躁渴者切不可用也又太陽經發熱而渴無汗者不可與但汗後脈洪大而渴則可與之如少陰傷寒面赤煩躁身熱與夫胃虛惡心大便不實脈弱食少無大熱者切不可用也如誤用之則傾危可立而待矣





南昌喻昌嘉言甫著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太陽合陽明方

桂枝加葛根湯 桂枝湯加葛根

太陽病項背強凡凡反汗出惡風者主之原文 凡凡項背拘強之狀 按後證葛根湯乃桂枝湯中加麻黃葛根也

其證無汗故以麻黃發之此證有汗故去麻黃而曰桂枝加葛根湯也若有麻黃則亦葛根湯矣

葛根湯 桂枝湯加 麻黃 葛根

太陽病項背強凡凡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原文 風寒傷經絡之經則所過但痛而已未至於強風寒傷經骨之筋

則所過筋急強直而成剛症瘕字之說也曰剛瘕無汗之名也本草云輕可去實葛根麻黃形氣之輕者也凡以風

寒表實故加二物於桂枝湯中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原文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原文

葛根加半夏湯 方見本湯

凡合病必自下利下利裡證也合之庸醫皆曰漏底傷寒不治仲景則以前方主之蓋以邪氣併於陽則陽實而陰

虛陰虛故下利也以此湯散經中表邪則陽不實而陰氣平利不治而自止也惟明者知之其脈必弦而長 張云

凡合病皆下利各從外證以別焉夫太陽病頭項痛腰痛強陽明病目赤鼻乾不得臥少陽病胸脇痛耳聾凡遇兩

經病證齊見而下利者合病也然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也仲景不言脈證止言太陽與陽明合病者以前章所

論已合已上之證即此理也况各經之證所見不一難為定論乎 按合病者三陽合病也謂二陽經或三陽經同

俱受邪相合而病故曰合病此病之不傳者也併病者亦指三陽而言併者併併之謂前病未解後病已至有

迫逼相併之義此病之傳者也且如太陽陽明併病一證若併而未盡是傳未過尚有表證仲景所謂太陽病不能

面色赤陽氣懽懽在表不得越煩躁氣短是也猶當汗之以各半湯若併之已盡是謂傳過仲景所謂太陽證罷湖

熱手足汗出大便硬而謔語者是也法當下之以承氣湯是知傳則入府不傳則不入府也所以仲景論太陽陽明合病止出三證加前太陽陽明併病則言其有傳變如此也然此皆三陽病耳與三陰無干若與三陰合病即是兩感矣所以三陰無合病例也

梔枝湯 方見太陽中篇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者主之六經文下 懊者懊惱懷者鬱悶說心中懊惱惱煩煩懷懷鬱鬱不舒憤憤無奈此

又煩悶而甚者也由下後表之陽邪乘內陷鬱而不發結伏於心胸之間故如是按梔子色赤味苦入心而治煩香

歧色黑味鹹入腎而治躁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主之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宜主之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少惡熱身重者發汗則喘心憤憤及謔語者主之

煩者氣也躁者血也氣主肺血主腎煩燥俱在上者腎子通於肺母也故用梔子以治肺煩用香豉以治發躁躁踴

者懊惱不得眠也 或曰煩者心為之煩躁者心為之躁何煩為肺躁為腎耶夫心者君火也與邪熱相接上下通

熱金以之而躁水以之而虧獨存火耳故肺腎與之合而煩躁焉此煩雖脈躁雖腎其實心火為之也

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惱飢不能食但煩汗出者主之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宜此湯 下利後不煩為欲解若更煩而心下堅者為穀煩此煩是心下濡者

是邪熱乘裡客於胸中為煩也與此湯吐之則愈 按此湯惟吐無形之虛煩則可若用之以去實則非歧子所能

宜矣實者須瓜蒂散主之

凡服梔子湯病人遺微溼者不可與服之 仲景用梔子湯治煩胸為高之分也故易老云輕飄而象肺色赤而象火

故能瀉肺之火也本草不言吐仲景用此為吐者梔子本非吐藥為邪氣在上拒而不納故令人上吐邪因得以下

經曰高者因而越之此之謂也或用梔子利小便實非利小便清肺也肺氣清而化膀胱為津液之府小便得以出

也本經云治大小腸熱手與俱合又與兩合又能泄心且先入中州故也去皮泄心也連皮泄肺火入手太陽少陰

麻仁丸 大黃 枳實 厚朴 芍藥 麻仁 杏仁

跌陽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大便則難其脾為約麻仁丸主之或無已曰約者結約之約  
胃強脾弱約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輸膀胱故小便數而大便硬故曰脾約此丸以下脾之結燥腸潤結化津液入胃大便利小便少而愈矣愚切有疑馬既曰約脾弱不能運也脾弱則土虧矣必脾氣之散脾血之耗也原其所由必久病大汗大下之液陰血枯槁內火熾灼熱傷元氣必傷於脾而成此證傷元氣者肺金受火氣無所攝傷脾者肺為脾之子肺耗則液竭必藉母氣以自救金耗則木實於畏土欲不傷不可得也脾失轉輸之令肺失傳送之官宜大便秘而難下小便數而無臧蓄也理宜滋陰血使孤陽之火不熾而金行清化木邪有制脾土清健而運行精液乃能入胃則腸潤而通矣今以大黃為君枳實厚朴為臣雖有芍藥之養血麻仁杏仁之溫潤為之佐使用之熱盛而氣實者無有不安若與熱雖盛而氣不實者雖得暫通係無有脾愈弱而腸愈燥者子後之用此方用者慎勿膠柱而鼓瑟

首陳蒿湯 首陳六兩 大黃二兩 梔子十四

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頭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為瘧熱在裡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主之源文下 三條同

傷寒八九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

梔子柏皮湯 梔子 柏皮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蘆皮湯主之 茵陳蒿湯治熱濕也梔子柏皮湯治燥熱也如茵湯則濕黃旱則燥黃濕則泄之燥則潤之也此二藥治陽黃也

麻黃連軀赤小豆湯 方見三卷

傷寒發熱在裡身必發黃麻黃連軀赤小豆湯主之 連軀用連軀根也氣寒味苦主下熱氣梓白皮氣寒味苦主熱毒去三蟲時氣瘧熱之劑必以苦為主又曰大熱之氣寒以取之是也 潦水即霖雨後行潦之水亦取其發縱之

極流而不滯。不助濕也。右三湯。其茵陳湯。是欲泄滯其熱也。梔子與麻黃二湯。是欲解散其實也。為治不同。總之皆折火徹熱之劑耳。色如烟黃。乃濕病也。一身盡黃色。如橘子黃。乃黃病也。一身不痛。問發黃。活人云。病人寒濕在裡。不散。熱蓄於脾胃。腠理不開。瘀熱與宿穀相薄。鬱鬱不消化。故發黃。然發黃與瘀血外證。及脈俱相似。但不小便。利為黃。小便為瘀血。要之發黃之人。心脾虛弱。熱引飲。脈必浮滑。而脈數。若瘀血證。即如狂。大便必黑。此為異耳。或問白虎證。亦身熱煩渴。引飲。小便不利。何以不發黃。答曰。白虎與發黃證。相似。偏身汗出。此為熱越。白虎證也。頭面汗出。頸以下。都無汗。發黃證也。又問太陽病。一身盡痛。發熱。身如薰香者。何曰。太陽中濕也。仲景云。傷寒發汗。已身目為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裡不解。故也。以為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或問傷寒發黃。惟陽明與太陰有之。俱言小便利者。不能發黃。何也。蓋黃者。土之正色。以太陰與陽明俱屬土。故發黃也。其黃之理。外不能汗。裡不得小便。脾胃之土。為熱所蒸。故也。見於外。而發黃也。若小便利者。熱不內蓄。故不能發黃也。其有別經之發黃者。亦由脾胃之土受邪故也。

抵當湯 抵當丸 二方俱見太陽篇

血流下焦而瘀者。蓄血也。大抵傷寒。先看面目。次看口舌。次看心下。至少腹。以手揣之。若少腹硬滿。而小便不利者。是津液留結。可利小便。若小便不利者。是蓄血證。可下瘀血。傷寒失汗。熱蓄在裡。熱化為血。其人善忘。而如狂。血善逸。則善忘。血下蓄。則內急。用藥以取盡。黑物為效。大抵首傷寒。病人心下兩脇少腹。但有硬滿處。以手按則痛者。便當問其小便何如。若小便不利。乃是水與氣。若小便自利者。為有血也。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及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硬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抵當湯主之。源微同。仲景凡稱太陽證。脈沉者。皆謂發熱惡寒。頭項強痛。而脈反沉也。其證兼發狂。小腹滿者。為蓄血。此條抵當湯。是其例也。自經而言。則曰太陽自脈而言。則曰膀胱陽邪由經而入。結於膀胱。故曰隨經。瘀熱在裡。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硬。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陽明證。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必有人瘀血。故令喜忘。尿雖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病人無表裡證。發熱六七日。雖脈浮數者。可少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而不下。必心下熱。而使膿血也。或問攻下之法。須辨無表證。裡有下證。然後可攻。上言無表裡證。况脈更浮數。何

故言可以下之曰此非風寒之所病是由內傷而致熱也若外不惡寒裡無諸語但七八日積熱內燥津液乃陽盛陰虛之時當不攻之其熱不已必變生焉故云雖脈浮數可下不待沉實而攻之夫內傷者經曰跌陽脈浮而數浮則傷胃數則傷脾此非本病醫特下所為也仲景之意不外是理凡傷寒當下之證皆從太陽陽明在經之邪而入於腑故下之今不言陽明病而曰病人無表裡證此非自表之裡而病也但為可下故編於陽明篇中學者宜詳玩焉

傷寒有熱少腹痛應小便不利今及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按成註身黃屎黑喜忘發狂亦是推廣之詞若依上文只是滿而不硬耳 抵當湯丸藥味同劑如何是二法蓋喜忘發狂身黃屎黑者疾之甚也但小腹滿硬小便利者輕也故有湯丸之別桃仁大黃等分水蛭無蟲多者作湯三之二者作丸作丸之名取其數少而緩也故湯用煎服一升丸止服七合也 活云若用抵當湯丸更宜詳慎審其有無表證若有蓄血而外不解亦未可使用宜先用桂枝湯以解外緩熱容勝脫太陽經也

大陷胸湯 方見前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又下之動數變遲宜大陷胸湯 按太陽病在表未嘗解在表而攻裡可謂虛矣而况所得之脈皆浮而動數乎今得誤下動數變遲矣而又曰胃中空虛又曰短氣躁煩虛之甚矣借曰陽氣內陷心下同硬而可攻之乎宜大陷胸之力緩於承氣况已下者不可再下宜不畏其虛乎且經明曰結胸脈浮大者不可下下者死又曰結胸證悉具煩躁者死今曰脈浮又曰煩躁大陷胸果可用乎彼陽病實下結胸中空虛各氣動膈心下懊憹者以梔子豉湯吐胸中之邪况太陽失下後明有虛證乎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不硬者大陷胸湯主之 源紋同 經言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

故此也不云下後但云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此亦不因下早而結胸者何也夫下早結胸事之常熱實結胸事之變其熱實傳裡為結胸乃法之闕防不盡者故仲景述其證以註方於其下也於此可見古人用心曲盡其妙且如下章以水結胸脈但頭汗出者以大陷胸湯主之亦在常法之外故條例其證以彰其理也亦或其人本虛或曾吐

下而裡氣弱外邪因入故自為結胸者也然所入之因不同其證治則一理而已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裡後往來潮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按太陽病已重發汗表則虛矣若復下之更又虛矣不大便五六日可見津液之耗矣非若則章之未曾發汗

而但下之傷於早爾今雖有硬滿而可以迅攻之乎若曰潮熱於申酉係陽明屬調胃承氣證既又曰少潮熱猶可凝待之間將無他法以緩取之乎 按潮熱本屬陽明也太陽潮熱惟此一證耳雜病太陽潮熱則在己午更玩

一少字則知邪於太陽為多陽明為少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湯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若上下滿而硬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

小陷胸湯 方見前

文蛤散 方見前

白通散 葱白四莖乾薑一兩附子一枚人尿五合猪胆汁一合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 陳啟 上文云硬滿而不可近者是不待按而亦痛也此云按之則痛是手按之然後作痛爾上文云至少腹是通一腹而言之此云正在心下則少腹不硬痛可知矣熱微於

前故云小結胸也且結胸脈沉緊或寸浮關沉今脈浮滑知熱氣猶淺尚未深結所以用此湯除胸膈上結熱也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瀉之若瀝之其熱被却服文蛤散不痊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

胸湯白通散亦可服 大陷胸湯太陽本藥也大陷胸丸陽明藥也小陷胸湯少陽藥也大陷胸湯治熱實大陷胸丸兼喘小陷胸治痞 按經云結胸脈浮大不可下下之則死張云用藥如用兵和可而進和難而退此理勢之必然

也夫寸浮關沉乃結胸可下之脈今脈浮大心下雖結其表邪尚未全結也若顛下之重虛其裡外邪復聚而必死矣仲景所以言此為欲成使無踵其弊也其脈既不可攻當俟其變而待其實假如小結胸證其脈浮滑按之則痛

故知邪非深結亦不敢下無逆解除心下之熱耳小陷胸湯主之或又曰結胸偏有外證大陷胸可用石子曰結胸無外證或有微熱或有小潮熱仲景已明言之其餘別無表證若有外證其邪亦未結實不可以結胸論也經曰傷寒六七日發熱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柴胡桂枝湯主之又傷寒六七日已發汗而復下胸脇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已上之證雖云心下支結及言胸脇滿微結二條俱有外證所以柴胡加桂枝及加乾薑以和解之如無外證止有胸脇結實而痛者方為結胸病也

陽明少陽各方

大承氣湯方 厚朴 枳實 芒硝 大黃 湯實必痛滿燥實 四症全者方可用

小承氣湯方 厚朴 枳實 大黃

調胃承氣湯方 芒硝 大黃 甘草

發汗後不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惡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 原四條 下同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

傷寒十三日過經不解諸語者以有熱當以調胃承氣湯下之

大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及溲腹微滿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陽明潮熱大便微硬者可與大承氣湯 只有燥屎欲和之法與小承氣湯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至十餘日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止後脈

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者如見鬼狀止為上一截是將潮熱語語不惡

寒不大便對為現證下文又分作一截以辨劇者微者之殊微者但發熱語語但字為義以發熱語語之外別無他

證其用承氣湯一方利止後脈見其熱輕猶恐下之太過也至於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

如此熱極證危不可不決死生以斷斷以脈弦者生滑者死此陽熱已極若脈弦為陰未絕猶可下之以復其陰若

脈濡為陰絕不可收藥而必死矣潮熱者若潮以之來不失其時一日一發按時而發者謂之潮熱若日三五發者



即是發熱非潮熱也潮熱屬陽明陽明旺於未申必於日晡時發乃為潮熱 語語者謂亂言無次數數更端也鄭聲者語鄭重煩煩也只將一字內言重疊頻言之終日殷勤不換他般也蓋神有餘則能機變而亂語數數更端神不足則無變般而只守一般也此虛實之分也 語語屬陽鄭般屬陰經云實則語語虛則鄭般 語語者顛倒錯亂言出無倫常對空獨語如見鬼狀鄭般者鄭重煩煩語雖誤而鄭重煩煩語語不已老年人遇事則語語不休以陽氣虛故也此語語鄭般虛實之所以不同也二者本不難辨但陽盛裡實與陰盛隔陽皆能錯語須以他證別之大使祕小便赤身熱煩渴而妄語者乃裡實之證語也小便如常大便洞下或發躁或反發熱而妄言者乃陰隔陽之徵語也

陽明病語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便氣湯主之因與水氣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氣燥大便必硬硬則語語小便氣湯主之

陽明病語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但硬耳宜大承氣湯下之

汗出語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須下之雖經久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裡熱故也宜大承氣湯或問經言胃中有燥屎五六枚何如答曰夫胃為受納大腸為傳送之府燥屎宜有在胃中哉故經言殺消水去形亡也以是知在大腸而不在胃也明矣 按胃實者非有物也地道塞而不通也故使胃實是以腹如仰瓦註曰胃上口為賁門胃下口為幽門幽門接小腸上口小腸下口即大腸上口也大小二腸相會為關門水滲泄入於膀胱粗滓入於大腸結於廣腸廣腸者地道也地道不通土壅塞也則逆上行至胃右曰胃實所以言陽明當下者言上下陽明經不通也言胃中有燥屎五六枚者非在胃中通言陽明也言胃是連及大腸也以其胃為足經故從下而言之也從下而言是在大腸也若胃中實有燥屎則小腸乃傳導之府非受盛之府也啟元子云小腸承奉胃司受盛糟粕受之後化傳入大腸是知燥屎在小腸之下即非胃中有也

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且發潮熱手足熱漿汁出大便難而語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陽明病下之心腹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硬後必漉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服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大下後六七日

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微煩小便數大便因硬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

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燥心下硬至四五日雖能食與小承氣湯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

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硬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硬後必漉未定成硬攻之必漉須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宜

大承氣湯

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或謂減不足言復曰當下之何也曰此古之文法如是也言腹滿不減當

下之宜大承氣湯此滿而不減之謂也若時滿時減者不可以當下而論假如太陽篇中云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

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裡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必衄宜桂枝湯緣桂枝為當發汗而誤非

為治衄也其減不足言之說亦不外乎是理張論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尅賊名為負也脈浮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或問承氣湯陽明當下之證宜用今少陰病亦用何也蓋胃為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或問承氣湯陽明當下之證宜用今少陰病亦用何也蓋胃為

水穀之海主養四旁四旁有病皆從傳之入胃其胃土燥則腎水乾以二三日則口燥咽乾是熱之深傳之速也故

曰急下以全腎水夫土實則水清謂水穀不相混故自利清水而口乾燥此胃土濕熱而致然也下利色青青肝也

乃肝邪傳腎緣腎之經脈從肺出絡心胞注胸中由是而心下痛故急下以去實熱逆腎邪其六七日腹脹不大便

以入府之邪乘意胃土勝則腎瀉故急下以逆胃熱滋腎水蓋陽明與少陰皆有急下之條然而證雖不同其入府

之理則一。是以皆用大承氣湯。

下利譫語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

大法秋宜下。

凡服下藥用湯勝丸中病即止不必盡劑。

下利三部脈皆平按之心下硬者急下之。大承氣湯。

下利脈遲而滑者內實也利未欲止當下之。大承氣湯。

問曰人病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又濇尺中亦微而澀故知有宿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故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下利後至其年月日復發以病不盡故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下利脈反滑當有所去下之乃愈宜大承氣湯。

病人腹中滿痛者此為實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脈雙弦而遲者必心下硬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也可以下之宜大承氣湯。或問承氣湯仲景有大小調胃之名何

也然傷寒邪熱傳受入裡謂之入府府者聚也蓋邪熱與糟粕結而為實也實則潮熱譫語手心濇澀汗出者此燥

屎所為也如人壯大熱大實者宜大承氣湯下之又熱結不堅滿者故減去厚朴枳實加甘草而和緩之故曰調胃

承氣也若病大而以小承氣攻之則邪氣不伏病小而以大承氣攻之則過傷正氣且不及還可再攻過則不能復

救可不謹哉仲景曰凡欲行大承氣先與小承氣一鍾腹中轉矢氣乃有燥屎也可以大承氣攻之若不轉矢氣甚

不可攻攻之則腹脹不能食而難治又曰脈承氣湯得利慎勿再服此語諸告戒也凡用攻法必先妙算料量合宜

則應手而效若不料量孟浪攻之必至殺人。按陽明一證分為大陽正陽少陽三等而以大小調胃承氣下之者

按本草云大黃酒浸入太陽經酒洗入陽明經浸久於洗得酒氣為多故能引之於至高之分若物在山巔人迹不

及必射以取之也故仲景以調胃承氣收入太陽門而大黃下註曰酒浸及詳其用本湯一則曰少少溫服二則曰

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又詳本湯之證則曰不吐不下心煩者又發汗不解蒸蒸發熱又吐後腹脹滿是大陽陽

明去表未透其病在上不當攻之故宜緩劑以調和之也及至止陽陽明則皆曰急下之與大承氣湯而大黃下注  
曰酒洗是洗輕於瀉微升其趨下之性以治其中也至於少陽陽明則去正陽而逼太陰其分為下故小承氣湯中  
大黃不用酒制少陽不宜下故又曰少與曰微瀉之勿令大泄此仲景之妙法也東垣不審胃之云者乃仲景置調  
胃承氣於太陽篇太陽不宜下故又稱胃以別之却踵成氏之謬以小承氣治太陽脾約之證以調胃承氣治正陽  
陽明大承氣之證余故不能無辨海云大小調胃三承氣之湯必須脈浮頭痛惡風惡寒表證盡罷而反發熱惡  
熱譫語不大便方可用之若脈浮緊下之必結胸若脈浮緩下之必痞氣已上二法不可差也若有所差則無形者  
有遺害假令調胃承氣證用大承氣下之則愈後元氣不復以其氣藥犯之也大承氣證用調胃承氣下之則愈後  
神疲不清以其氣藥無力也小承氣證若用芒硝下之則或下利不止變而成瘕矣二承氣宜可差乎陶云大凡  
傷寒邪熱傳裡結實須着熱氣淺深用藥今之庸醫不分當急下與宜微和胃氣之論一概用大黃芒硝亂投湯劑  
下之因此而斃者多矣余謂傷寒之邪傳害非一治之則殊病有三焦俱傷者則痞滿燥實俱全俱宜大承氣湯蓋  
厚朴苦溫以去痞積實苦寒以泄滿芒硝鹹以潤燥軟堅大黃苦寒以泄實去熱病斯愈矣若邪在中焦則有燥實  
堅三證故用調胃承氣湯以甘草和中芒硝潤燥大黃泄實不用枳朴恐傷上焦虛無氤氳之元氣調胃之名自此  
始矣若上焦受傷則痞而實用小承氣湯而以枳實厚朴除痞大黃泄實去熱去芒硝不傷下焦血分之真陰謂不  
伐其根本也若夫大柴胡湯則有表證尚未除而裡證又急不得不下者只得以此湯通表裡而緩治之又有老弱  
及血氣兩虛之人亦宜用此故經云轉藥孰堅有芒硝者緊也大承氣最緊小承氣次之調胃承氣又次之其大柴  
胡加大黃小柴胡加芒硝方為轉藥蓋為病輕者設也仲景又云湯瀉傷寒熱結皆用湯液切禁丸藥不可不知

諸苓湯方 猪苓 澤瀉 茯苓 滑石 阿膠 各一

陽明病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按此浮字誤也活人云脈浮者五苓散脈沉者猪苓湯  
則和此證脈字下脫一不字也據太陽篇內五苓散乃猪苓澤瀉茯苓三味中加桂白朮也陽明篇內猪苓湯乃猪  
苓澤瀉茯苓三味中加阿膠滑石也桂與白朮味甘辛為陽主外阿膠滑石味甘寒為陰主內奉議之言亦可謂不  
失仲景之查矣第奉議欲區別二藥分晚不覺筆下以沉對浮遂使後人致疑三陽證中不當言脈沉更不復致疑

經文之有闕也更詳太陽證固常脈浮而陽明為表之裡故其脈不曰浮而曰長蓋長者不浮不沉中之脈也成氏直以脈浮釋之而朱氏却以脈沉言之昏失之矣若曰脈浮者五苓散不浮者猪苓湯則得仲景之意矣又詳少陰篇病下利六七日欲嘔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一條雖不言脈沉然少陰之脈必沉也豈活人以少陰對太陽一證而言之歟以此推之成氏隨文誤釋明矣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利其小便故也按針經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寒衣薄則為渴天熱衣厚則為汗是汗溺一液也汗多為津液外泄胃中乾燥故不可與猪苓湯利小便也

### 小柴胡湯 方見太陽中篇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發者與小柴胡主之源按條下或問少陽膽經柴胡盤屈貫於各經及觀少陽篇中治病至簡又不聞何約為本經之正法何也夫經絡所據身之後屬太陽太陽為陽中之陽陽分也身之前屬陽明陽明為陽中之陰陰分也陽為在表陰為在裡少陽在身之側夾於表裡之間故曰半表半裡太陽膀胱水寒也陽明大腸金燥也邪在陰陽二分之一中近後膀胱水則惡寒近前陽明燥則發熱故往來寒熱也治法太陽在標可汗而解麻黃是也在本可溼而解五苓散是也陽明在標可以解肌葛根是也在本可下而解承氣湯是也獨少陽居中不表不裡開竅於膽有人無出故禁發汗禁利大便秘利小便惟宜和之以小柴胡湯故名三禁湯冷熱均平從於中治乃和解之劑若犯之則各隨上下前後本變中變與諸變不可勝數醫者宜詳之

### 本方加減法

血弱氣盡脈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發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臧府相連其痛必下靜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按血弱氣盡至結於脇下是釋胸脇苦滿句正邪分爭是釋往來寒熱句此是倒裝法也至默默不欲飲食兼上文胸痛而言也若臧府相連四句乃釋心煩喜嘔也

服柴胡湯已渴者傷陽明也以法治之

得病六七日脈遲浮弱惡風寒手足溫醫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脇下滿痛面目及身前頭項強小便難者與柴胡湯後必下重口渴而飲水嘔者柴胡湯不中與也食穀者噦原支噦一決切入聲逆氣也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頭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原支

傷寒陽脈滿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不瘥者與小柴胡湯

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

凡柴胡湯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

太陽病通經十餘日及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

大柴胡下之則愈

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先服小柴胡湯以解外後宜芒硝主之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裡也可與小柴胡湯

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溼小使自可胸脇滿不結者小柴胡湯主之

陽明病脇下硬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濺然汗出而解也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者小柴胡湯主之

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脇下硬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脈沉緊者與小柴胡湯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傷寒瘧已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主之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者主之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書曰明了夜則譫語者主之

仲景傷寒論中言婦人者止此三條耳活人書言婦人傷寒治法與男子不同男子先調氣女子先調血此大略

之辭耳。要之脈緊無汗。為傷寒。脈緩有汗。為中風。熱病脈洪大。中暑細弱。其證一也。當汗當下。宜必調血而後行津液耶。仲景傷寒論。不分男女。良以此歟。此論固當。猶為未也。仲景亞聖也。世醫所知。仲景不知。有是理乎。聖人創物。賢者述之。事可以為。天下則聖人已先據之矣。何待世人明之乎。聖人不言。以其同診也。後人不知。湯液之源。故立為後人法。則異於男子常人。所具聰明眼者。肯以此為是乎。然以藥考之。則可知也。假令桂枝芍藥固營而開衛。非血藥而何。麻黃防風。雖為之發汗。本治女子餘疾。非血藥而何。白虎小柴胡中。知母則治熱。柴胡則調經。皆氣中之血虛也。當歸地黃。不言可知。為血藥。白朮人皆以為氣劑。本草言。能和腰膝。開血。非血藥乎。大抵用之在陽。便是氣。藥用之在陰。便是血。藥。若男子與女人傷寒。以言衝受病。其證一也。何以云。男先調氣。女先調血也。此二句。雲岐子以為治雜病法之常體。非為傷寒設也。其所以然者。以其任衝盛而有子。月事行有期。有熱入血室。一證不得。不異也在任字。不得。不保。在經血。不得。不調。表裡汗下。何嘗有異也。無汗下藥中。增損自有調保之義。活人云。妊娠不用桂枝半夏桃仁。茶胡湯減半夏。為苦龍湯。是則是矣。必意蓄血極而鄰於死。須抵當湯丸。則安得不用。止是減劑。從輕可也。故黃帝云。婦人身重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大聚大積。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過者死。此所以有從輕之義。蓋由諸此。以知桂枝半夏桃仁。可用處必用。不可全無。但當從輕則可耳。保安丸中。有桂附牛膝。皆墜治之劑。以其數多之中。此少。是亦從輕而無妨也。又為引用。必須少而不可無也。大意如此。後之君子。更宜詳定。保劑多。破劑少。破者從其保。破劑多。安劑少。安者從其破。此理不可不知。又寒熱多少例。寒者多。熱者少。熱不為之熱。熱者多。寒者少。寒不為之寒。按岐伯之論。謂雜婦之用毒。約可用而不可過也。婦人懷孕。謂之重身。欲用毒藥。以治其病者。正以內有病之故。則有病以當毒藥。其子必無殞也。不惟子全。而母亦無殞也。但大積大聚。或病甚不堪。不得不用。此以犯之。祇宜察其大半而止。約行彼病自漸去。若過用其約。則敗損真氣。死矣。按男子亦有熱入血室證。經云。陽明病下血。譫語。此熱入血室。但頭汗出。刺期門。蓋衝脈為血海。即血室也。男女均有之。男子下血。譫語。婦人寒熱似瘧。皆為熱入血室。迫血下行。則為腸熱而利。挾血之脈。乍澇乍數。或沉伏。血熱交併。則脈洪或大。抵男子多在左手。女多在右手見之也。或問小柴胡。近世治傷寒發熱。不分陰陽而用之。何也。然柴胡之苦平。乃足少陽經傷寒發熱之藥。除半夏裡之熱。及注米寒熱。小有日晡潮熱也。佐以黃芩之苦寒。以退熱。半夏夏生。當

之辛以退寒人參大棗之甘溫以助正氣解渴生津液則陽陽和而邪氣解矣但太陽經之表熱陽明經之裡熱皆不能解也如用之宜曰無害若次陰傷寒而亦發熱脈沉足冷者服之立至危殆可不慎哉及內虛有寒大便不實脈息小弱與婦人新產發熱皆不可用也 夷堅志云朱肱吳興人尤深於傷寒在南陽太守歐陽仲孫作台視之曰小柴胡湯證也請併進二服至晚乃覺滿又視之問所服藥安在取視乃小柴胡散也曰古人製以咀剉如麻豆大煮清汁飲之名曰湯所以入經絡及病取快今乃為散滯在膈上所以胸滿而病自如也因旋製自煮以進兩服逆安。

小建中湯 方見三卷

傷寒陽脈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與小建中湯不瘥者與小柴胡湯主之 垣云芍藥味酸於土中瀉木為君飴糖甘草甘溫補脾香薷為臣水挾木勢亦來侮土故脈弦而腹痛肉桂大辛熱佐芍藥以退寒水薑棗甘辛溫發散陽氣行於經絡皮毛為使故名建中。

大柴胡湯 柴胡八兩 大黃二兩 枳實四枚 半夏半斤 黃芩三兩 芍藥三兩 生薑五兩 大棗十二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及二三日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 原文條同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裡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 有人病傷寒心煩喜嘔往來寒熱醫以小柴胡與之不除予曰脈洪大而實熱結在裡小柴胡安能去之 仲景云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裡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三服而病除益大黃湯滌滌益熱傷寒中要藥 洪生用 按柴胡大黃之藥升降同劑正見仲景處方之妙柴胡升而散外邪大

黃降而泄內實使病者熱退氣和而自愈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傷寒後脈沉沉者內實也下解之宜柴胡湯 或問大柴胡若內煩裡實者固宜用也其嘔而下利者亦用之何也夫治病節身虛實二者而裡虛者雖使難而勿攻裡實者雖吐利而可下經曰汗多則使難脈遲尚未可攻以遲為不足即裡氣未實故也以此大柴胡主之凡吐利心腹滿軟為裡虛嘔吐而下利心下痞硬者為裡實也下之當然



况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及二三次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二節病證。雖有參差。其理實同一機也。皆與大柴胡者宜也。病若二十餘日以上。有下證者。止宜大柴胡湯。恐承氣太峻。益傷寒過經。則止氣多虛故也。

有人患病傷寒。目痛鼻乾。不得臥。大便不通。尺寸脈洪大。已數日。一少汗出。予謂速以大柴胡湯下之。醫駭曰。陽明自汗。津液已涸。法當用蜜煎。何須苦用下藥。余謂曰。予雖知蜜煎。當宜知大柴胡湯。乃仲景不傳之秘。公安能知。必余力爭。竟投大柴胡二帖。愈。仲景論陽明之病。多汗者。急下之。人多謂。已是自汗。若又下之。豈不表裡俱虛。又如論少陰云。少陰病一二日。口乾咽燥者。急下之。人多謂。證發於陰。得之日淺。但見乾燥。若更宜下。豈不陰氣愈甚。舉此而端。則其可疑者。不可勝數。此仲景之書。人字能讀也。余謂。仲景言急下之者。亦猶言當救表。言當救裡之說。凡解急者。為立變。謂總見汗。未至津液乾燥。便速下之。則為精挽。免致用蜜煎也。

三陰及各證方

桂枝加芍藥湯 即於桂枝湯內倍加芍藥

桂枝加大黃湯 即於桂枝湯內加大黃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源紋同 表證未罷而反下之。邪乘裡虛。當

作結胸。今不作結胸。而作腹滿時痛。是屬於太陰裡氣不和。故腹滿時痛耳。時痛者。有時而痛。非大實之痛也。故但

與桂枝湯以解表。加芍藥以和裡。

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太凡表證未罷。仍當解表。若誤下以虛其裡。則餘邪乘虛而入。作大實痛。曰大實

痛。則非時而痛者。可例矣。故前方但倍芍藥。而此則加大黃。加大黃者。取其苦寒能瀉實也。或問太陰有可下者

乎。曰有。經云。及太陽證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桂枝加芍藥湯。大實痛。桂枝加大黃湯。易老云。此非本有是證。以

其錯下。脾傳於胃。故滿誤下傳也。 治病必求其本。假令腹痛。桂枝加芍藥。桂枝加大黃。何為不用芍藥。大黃之

屬。邪於桂枝湯內加之。蓋以病從太陽中來。當以太陽為本也。又如結胸證。自高而下。脈浮者不可下。故先用麻黃

湯解表。然後以陷胸湯下之。是亦求其本也。至於蓄血下焦。血結膀胱。是亦從太陽中來。侵盡無形之氣。乃侵膀胱

脈中有形之血 大陰滿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用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

當歸四逆湯 當歸 桂枝 芍藥 細辛略 甘草炙 木通略 二大棗五枚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藥即方見

手足厥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陳啟

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主之陳啟 按此承上文言雖有手足厥脈細欲絕證候若其人

內有久寒則加吳茱萸生薑以散久寒而行陽氣曰久寒者陳久之寒對下直中寒也明矣

下利脈大者虛也以其強下之故也設脈浮革因滿腸鳴者屬當歸四逆湯主之

四逆湯 方見太陽中篇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者當救裡宜四逆湯原校同 下

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者若不瘥身體痠痛當救其裡宜四逆湯 發熱頭疼表病也脈反沉者裡脈也經曰表有病者

脈當洪大今脈反沉遲故知愈也見表病而得裡脈則當瘥若不瘥為內虛寒甚與此湯救其裡

自利不渴者屬大陰以其臟有寒故也當溫之宜四逆輩 經言輩字者為約性同類惟輕重優劣不同耳凡太陰自

利不渴師言有用理中而愈者甚則理中加附子而獲安者凡言輩者蓋如此夫四逆湯甘草相合乃大熱之劑苟

輕用之恐有過度之失所以仲景不為定擬也蓋若以理中循循而用之至為平穩如不得已者四逆方為用也

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即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

寒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寒又下利厥逆而惡寒四逆湯主之

大汗若大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屬霍亂四逆湯主之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 細辛二兩附子一枚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前湯主之源叙同下 或問論傳經之邪自三陽傳至太陰太陰則傳少陰此不言傳

經而言始得之何也曰傳經者古人明理之法之意如此安可執一而論哉夫三陽傷寒多自太陽入次第而傳至

厥陰者固有也其三陰傷寒亦有自利不渴始自太陰而入者今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正由自入故云始得之緣

少陰無身熱而今有熱故言反發熱以不當發熱而熱也為初病邪淺故與麻黃附子細辛湯以發散之按六經中

但少陰證難辨此條要者一反字是以陰證雖云不用麻黃今既始得之反發熱脈沉所以用麻黃附子細辛以溫

散之耳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裡證故微發汗也 詳仲景發汗湯劑各分輕重不同如

麻黃桂枝湯青龍各半越婢等物各有差等至於少陰發汗一湯雖同用麻黃附子亦有加減輕重之別故以加細

辛為重加甘草為輕辛散甘緩之義也其第一證以少陰本無熱今發熱故云反也蓋發熱為邪在表而當汗又兼

脈沉屬陰而當溫故以附子溫經麻黃散寒而熱須汗解故加細辛是汗劑之重者第二證既無表寒之可溫又無

裡熱之可下求其所以用麻黃附子之義則是脈亦沉方可名曰少陰病身亦發熱方行發汗藥又得之二三日病

尚淺比之前證亦稍輕故不重脈證而但曰微發汗所以去細辛加甘草是汗劑之輕者

黃連阿膠湯 黃連四兩黃芩一兩芍藥二兩阿膠三兩雞子黃二枚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已上心中煩不得卧前湯主之原文

附子湯 附子一枚白朮二兩茯苓 人參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原文 按背者胸中之府諸陽受氣於胸中而轉行於

背內經曰人身之陰陽者背為陽腹為陰陽氣不足陰寒氣盛則背為之惡寒若風寒在表而惡寒者則一身盡寒矣但背惡寒者陰寒氣盛可知如此條是也又或者陰氣不足陽氣內陷入於陰中表陽新虛有背微惡寒者經所謂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是也一為陰寒感氣一為陽氣內陷何以明之蓋陰寒



半夏湯 藥即方見

半夏散 藥即方見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或問六經傷寒皆不言咽痛。惟少陰篇中有咽痛咽傷之證。何也。夫少陰咽痛。乃經絡所繫。蓋少陰之脈上貫肝膈入肺。循喉嚨繫舌本。故有咽傷痛之患。內經曰。所生病者咽腫上氣。噎乾及痛。此經脈所繫。邪氣循行而致然也。

白通湯 葱白四莖 乾薑

附子一枚

白通加猪膽汁湯 藥即方見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原賦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脈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按少陰屬腎。水藏也。得大地閉藏之令。主禁固。二便寒寒居之。則痛而失其體。不能制水。故下利。葱白之辛。所以通陽氣。薑附之辛。所以散陰寒。故即葱白而名之曰白通。或問白通湯及白通加猪膽湯。其武湯與通脈四逆湯。皆

為少陰下利而設。除用薑相同。其餘之藥。俱各殊異。何也。曰病殊則藥異。少陰下利。寒氣已甚。非薑不能治。此下利之理無殊。至兼有之證不一。則用藥當各從其宜。如白通湯用薑附以散寒。止利則加白葱以通調陽氣。若利而乾

嘔煩者。寒氣太甚。內為格拒。而薑附非煩者之所宜。必嘔而不納。故加人尿猪膽汁。候溫冷而服之。以人尿猪膽汁。皆鹹苦性寒之物。自納而不阻。至其所。則冷體皆消。熱性便燥。又真武湯治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滿

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為有水氣。故多或為之證。夫水氣者。則寒濕也。腎主之。腎病不能制水。水飲停蓄。為水。水氣腹滿。寒濕內甚也。四肢沉重疼痛。寒濕外甚也。小便不利。自下利者。濕甚而水穀不能別也。經曰。脾惡濕

甘先入脾。茯苓白朮之類。以益脾逆水寒濕所勝。予以辛熱濕注所勝。任以酸辛。故用附子。芍藥生薑。芍藥以溫經散濕。太陽篇中小青龙湯證。亦為有水氣。故多或為之證。如真武湯者。不殊。此理也。通脈四逆。治少陰下利。清穀

裡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者。為裡寒。身熱是寒。而面色赤。為外熱。此陰盛於內。格陽於外。不相通。與通脈四逆湯。以散陰通陽。其或為之證。依法加減而治之。已上四證俱云下利。而兼有或為之證。一。是以用藥大同而小異。

也。或云白通湯用附子。凡四證惟真武湯一證。孰附餘皆生用。何也。凡附子生用。則溫經散寒。非乾薑佐之。則不可。炮熟則益陽除濕。用生薑相輔。允為宜矣。乾薑生熟。故佐生附而用。生薑至溫。少為煎熟。附之功。原佐使之妙。無出此理。然白通等湯。以下利為重。其真武湯證。以寒濕相搏。附子亦用炮熟。仍用生薑以佐之。其生熟之用。輕重之分。無過此理也。

真武湯 方見三卷內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原文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頭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欲吐。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主之。原文

通脈四逆湯 四逆加蔥細除甘草

少陰病。下利清穀。裡寒外熱者。主之。原文

下利清穀。裡寒外熱。汗出而厥者。主之。

四逆散 甘草 柴胡 枳實炒 芍藥生用各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原 此寒邪傳至少陰。裡有結熱。則

陽氣不能交接於四末。故四逆而不溫。用枳實所以破結氣。而除裡熱。用柴胡所以升發真陽。而回四逆。甘草和其

不調之氣。芍藥收其失位之陰。是證也。雖曰陽邪在裡。甚不可下。蓋傷寒以陽為四逆。有陰進之象。若復用苦寒之

藥。以下之。則陽益虧。是在所忌。論曰。諸四逆者。不可下之。蓋為此也。 太凡初服藥時。無是證。服藥後。而生新證

者。故經曰。若吐若汗。若下後之證。是也。即壞病也。當以何逆而治之。若初服藥。有是證。服藥後。只是原證。如故。不見

新有證候者。是病未退。仲景所謂服湯一劑。盡病證猶在者。重作服也。汗下同法。清碧杜先生曰。陽熱病難療。陰

寒病易治。蓋熱者。傳經變態不一。陰寒不傳。治之亦一定法耳。仁菴嚴先生云。凡醫他人。治過傷寒。須究前證。曾服

何藥。倘證交雜。先以重者為主。次論輕者。假如傳經之邪。治有三法。在皮膚者。汗之。在表裡兩間者。和解之。在裡者

下之。此自外入內之治也。至若體虛之人。交接陰陽。飲食不節。則表虛中邪。又非在表可汗之法。必用大熱之劑。溫

散經曰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氣微虛裡氣失守故使邪中於陰也方其裡氣不守而為邪中正氣怯弱故成慄也故經言寒則傷營營者血也血寒則凝而不行致四肢無氣不接而厥身體冷而惡風寒附子乾薑通得其當若寒退而熱毒內攻目中不了了下利清水腹滿又有急下之法此論少陰經之治法也若寒退而手足厥其厥全過腹中痛而小使不利又有四逆散之治法所謂少陰傳變與太陽相同者也

猪苓湯 猪苓 茯苓 澤瀉 滑石 阿膠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欲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主之據 少陰病下利而主此方者分其小便而下利自止也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而主此方者重其陽邪由溺而泄則津液運化而渴自愈也然猪苓噴樞輕清之象也能滲上焦之熱茯苓味甘中宮之性也能滲中焦之濕澤瀉味鹹潤下之性也能滲下焦之濕滑石性寒清肅之令也能滲濕中之熱四物皆滲利則又有汗多亡陰之懼故用阿膠佐之以存津液於決瀆耳

烏梅丸 烏梅 細辛 桂枝 人參 附子 黃柏 黃連 一斤 乾薑 十兩 當歸 四兩 川椒 七

若酒醋也浸烏梅一宿去核蒸軟和約蜜丸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使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原文

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藏厥非為就厥也就厥者其人當吐就冷病者靜而傷寒脈復時煩此為藏寒就上入膈故煩煩更復止烏梅丸主之據 就音為人腹中長蟲俗曰食蟲是也胃中冷必吐就吐就人皆知為陰也然亦有陽證吐就者蓋胃中空虛既無穀氣故就上而求食至咽而吐又有別證何如不可專以胃冷為說曾記一人陽黃吐就又大發斑陽毒證口瘡咽吐就皆以冷劑取効是亦有陽證矣

麻黃升麻湯 麻黃 升麻 乾薑 官桂 芍藥 甘草 黃芩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咽嗑不利吐膿血泄利不止者為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

仲景麻黃升麻湯為下壞之劑而寸脈沉遲或厥或咽嗑不利故咳喘 或下利不止斷作難治此方有桂枝湯有

麻黃湯有乾薑芍藥白芍湯有白虎湯內更有少陽藥黃芩是也 傷合而標病不應下而下之壞而成肺痿

也若脈不遲者去乾薑官桂不下利者亦去之寸口脈小者法黃

也前全用藥以去之





大病瘥後。若復者。積實。梔子。豉。湯。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黃。如棊子。大五六枚。原文

漿水湯 漿水味甘酸而性涼善走。故解煩渴。化滯物。其法以炊粟米。熟投冷水中。五六日。味酸生白花。色類漿。

故石。若浸至敗者。害人。

牡蠣澤瀉散

大病瘥後。從腰以下有水者。主之。白服

是書也。學精天地人。事備儒仙佛。所以語皆見孔。統證藥方。以入微。字可針。才起前。後合而擅。美向猶。患於四卷之

秘未竭。先生之藏。茲獲訂。與諸篇。並行。其誠斯世之幸。但期觀者。玩其辭。必盡索其辭。勿僅大意之求。用者得其

旨。於以大具施。無等陳。言之。視始克。驅除百病。不負。先生種。播之苦心。庶幾弘濟。存生。俾慰。吾友後。梓之。德念云。

古海昏愚山堂後學周瑞冠之謹識

不肖斯身受 外祖大人高厚洪恩。莫報萬一。思以其玄功所獲。內體凝瑞。永祀靈室。幸於雍正十二年內。同郡

諸賢。乞誦權奉。省寺。行擬建祠。登祝。文。欲以其醫字。諸集。廣傳。普濟。而所列之。寓意。宜。廣。明。法律。及尚。論。德。前。四。卷。

已。喜。為。人。世。珍。特。尚。論。篇。後。四。卷。手。稿。付。尉。藏。爰。未。能。續。刊。今。因。房。弟。長。明。概。為。捐。梓。謹。將。原。本。清。付。一。一。校。列。書。

成。自。必。與。前。刻。共。傳。不。朽。而。不。肖。之。欣。慰。更。無。窮。也。已。乾隆四年夏月。靖安西關。庠生。不肖。錫。舒。斯。尉。炳。文。氏。謹。跋。

0534